

人生

HUMAN LIFE MAGAZINE

第十一卷
第一期



人生雜誌社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〇九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菲律賓出席第五屆世佛會代表團
各團體在菲機場歡送該團時留影



（本刊訊）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住持東初老法師，近從檀香山華僑募得寒衣六十包，除於上月四日發給當地貧民一大批，並有一批於七日發給臺北縣新莊樂生療養院病患。又該館每年於冬季施賑食米於該地貧民，本年仍舉行冬令救濟。

八善通便利。是日四眾佛徒，前往道觀瞻禮者，有數百餘人。
（本刊訊）華嚴蓮社為佛學泰斗常惺老法師舉行廿週年紀念。本市華嚴蓮社於上月二十六日上午舉行追念已故佛學泰斗常惺法師示寂二十週年紀念，是日前往參加者，有證蓮、慶規、東初、默如、戒德、佛聲、清月、靜海、了中、性如、能果、弘慈、果宗、演培、悟一、隆根、松年、妙峯、印海、幻華、李子寬等法師居士一百餘人。

北投文化館冬令施放寒衣

香港松泉法師創建法雨精舍落成典禮

濟山現正籌募食米，一俟觀祭結束，即行定期發放。
（本刊訊）香港法雨精舍松泉法師，李寬彥、陳寬恒、林本明等居士於冬月初三日，為該舍舉行落成典禮，是日到會致賀觀禮四眾佛徒，有定西、優曇、覺光、茂慈、明常、佛宗、倫參、洗塵、慶輪、旭朗、元果、達道、宗寶、蓮舟等法師、陳靜濤、林康侯、黃允政、陳寬恒、李寬彥、毛文遠、林榜真、嚴寬祐、楊日霖等居士一千餘人，盛況空前。

中華佛教文化館贈緬甸

佛教會大藏經及佛學辭典由樂觀法師代表親交緬甸副總理宇登貌氏。
（本刊訊）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法師，為酬前年緬甸佛教聯合會贈送該館古銅佛像之盛意，於去年特贈送該館影印精裝大藏經一部及佛學大辭典一部，贈予緬甸佛教會，現該經書已運到，由樂觀法師代表贈送，並于上月廿六日，舉行隆重交接典禮。典禮儀式舉行時緬甸副總理宇登貌氏及政府首長均到會，並由副總理親自接受贈經。此一中國文化交流之大典，曾獲與會各國觀禮來賓一致欽仰與讚揚。

日本佛教邀請我國參加

釋迦佛二五零零年讚頌會。
（本刊訊）日本定於今年三月舉行之釋迦佛二五零零年讚頌會，已於去年來電邀請我國出席，該會定期五天由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時起至卅一日上午十時止。在日本首都東京舉行。此次邀請參加國家有亞洲各佛教國家及歐美各國。我國被邀請四人，中國佛教會前月得外交部轉來邀請電文後，即召開常務會議，選派四位代表，然因當時常務理事各人推選之人事不同，遂公推十二人由政府去選定。此十二人中據聞有演培、白聖、道源、道安、隆道、丘漢平、李添春等法師居士。

泰皇陛下駕臨玉佛寺禮佛

封賜中泰高僧爵銜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發行人：東

主編：鍾

理：鍾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六七五號

承印者：榮泰印書館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十五號四號

電話：三三三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刻撥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每份參元

（本刊訊）泰皇上萬壽節皇主陛下，近賞賜佛佛及封賜各中泰高僧爵銜，華宗僧務委員銘兩大師，亦同蒙皇主封爵，仁竹大師受封「鑾真達摩納真」一爵銜，華宗左副會長暨立化僧舍副主持職位，圓銘大師受封「鑾真達摩南真」巴博一爵銜，華宗右副會長暨永福寺副住持職位，各普信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特假座龍運寺舉行慶祝典禮。

北投文化館

冬令施放寒衣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對社會公益慈善，年來積極提倡，乃從夏冬兩季，為擴大救濟貧民，每年發放冬衣，包五十六件舊得募僑華，除分發新莊樂生療養院，淡水新生，華僑募得舊衣六十五件，該館發給舊衣予北投貧民，於此，其喜悅之情，各貧民爭先領取，各種鏡頭，可見。

基督教給我們失望了！

· 一 · 音 ·



最近，少數基督教人士對共匪政權發出了一些荒謬的言論，先是香港基督教會學校一位宣教者在美國說：該校目的在養成適合於中共統治下生活的學生。繼以美國前國務卿助手葛羅斯所主持之美國基督教全國理事會世界秩序研究大會；竟主張美國承認共匪政權，並准許入

聯合國。這些消息傳出，雖然已引起中外輿論的詰責，教會的反對，但基督教給人們失望的印象，却永遠深刻地留在每個人的心靈上！也許基督教徒誤解了耶穌「愛敵如友」的容忍精神，認為向共匪投降，會取得合格的資格。要知道耶穌對魔鬼絕不寬恕的。況且在共匪統治下沒有一種宗教不備受摧殘，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所信仰的天主，基督教絕不容情的，大陸淪陷後，不知拘了殺了多少中外教徒，共匪正是人類的魔鬼。耶穌說：「你們的父親是魔鬼，你們願照他的意思去做，它從起初就是殺人犯，它向來不說實話」。這些話可作為共匪面目的寫真。而基督教竟迷昧了靈性辨不清魔鬼，而主張向魔鬼棄權投降，這不獨出賣耶穌人格，應視為基督教徒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共匪統治下的大陸，正是人間地獄。基督教一向以昇天堂誘惑人們信教，不信仰的，就是魔鬼，

永墮地獄。那知道基督教並沒有真正領導他們的教徒昇入天堂，反而率領他的教徒向魔鬼投降，走進人間地獄，讓他們博得「愛敵如友」容忍的榮譽！這就是基督教博愛的精神嗎？

平時基督教徒也跟我们後面高喊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主義。我們也真的相信他們會與我們站在一塊兒，反對共匪政權，所以我們對基督教也發生許多好感，但由少數基督教徒不向國旗、國父敬禮、不敬祖宗、燒燬祖牌等事，說這些都是崇拜偶像的，已引起國人對基督教發生邪惡的印象。而這次美國基督教會竟主張承認共匪政權，基督教本來面目完全暴露於國人面前了。

照理論講：唯神的基督教與唯物論的共產黨，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為什麼基督教徒會發出承認共匪荒謬的言論，我們對這個問題，可以斷定兩點結論：

一、基督教根本缺乏崇高的真理，其教徒言行皆以投機取巧為能事。
二、今日基督教會，並非一宗教團體，實為一國際政治背景的機構。

前年美國公佈美國有七千牧師是共產黨同路人，假使我們腦海裏還記得這個公告，對基督教主張承認共匪，並不感覺驚奇。只是國人對基督教沒有徹底瞭解，這是值得我們深為引憂的。我們希望國人不要以信教的都是好人，背十字架幹的都是好事，切莫忘記他們今日狂妄的主張，他們是共匪的同路人！

第十一卷·第一期 目錄

基督教給我們失望了……	一音	3
再接再厲……	東初	4
談神通與人通……	醒世將軍	5
修學的功夫……	張廷榮	8
紀元後的印度哲學……	圓明	11
破邪論……	惟悟	16
人生拾零……	朱輝	18
佛教對其他宗教之態度……	李恆鉞	18
母鹿的愛……	謝冰瑩	19
探病……	無念	21
好了歌……	迷羊	21
屎居士與臭婦人……	胡國偉	22
拔草記……	夢露	24
誓……	慕瑟	25
編者的報告……	編者	26
敘記緣起……	南亭	27
國內外佛教新聞……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藝，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攻訐私人，謾罵漫罵以及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再接再勵

東 初

歲月不居，本刊問世，忽忽間已歷過整整十年，新年號便是第十一年開始。十年時間從歷史上看不能算久，但在此危難時期一本刊物能度過十年，卻也不是易事，這當然不是那一個人的力量！是包括作者、讀者、董事、編者、發行者各方筋力、財力、物力所結成的果實。

近幾年來，我因為主持影印大藏經，很少時間寫稿；每日應付各方有關印藏函件，已感筋力不夠，故對本刊很少過問。幸主編性如法師勇於負責，按月出版，差堪告慰。去冬性如法師打算赴日本深造學問，請辭主編職務，我又以續藏才開始影印，無暇兼顧。一時無適當人選繼任，只得宣佈暫時休刊。同時，我想十年前本刊創刊時，本省僅有一份「臺灣佛教」月刊尚在停刊期中，現在佛教刊物差不多有十多種，從種種方面看已到了飽和點，本刊休刊絕不會有什麼影響；況且這是個暫時性的決定。可是休刊消息公佈後，首感不安心的，就是李奎璧居士，繼之唐湘清居士來函，謂本刊已有十年歷史，並自動代為邀請成一法師出編本刊，如此盛意足感。隨後海內外各地讀者紛紛來函，促請繼續，不能停刊。最令人感歎的，有位病患者每藉閱本刊，減少痛苦。聽說要休刊，竟因精神食糧將斷絕，而感切流淚，並把他帶着淚痕的那封信件寄給我，表示他對本刊的關切！一本刊物竟有如此効力，或者為局外人所不信，但事實如此。足見作者、編者、贊助者為本刊所捐獻的筋力、物力，並未白費，我在此對有助於本刊的功臣表示十分感謝！

因此，我把這些消息告訴性如法師，青年人重視情感，聽說各方對他所編的一本刊物，如此重視與愛護，使他義不容辭，又負起主編的責任，這是本刊繼續出版的一段因緣。在此，我對海內外讀者、作者、贊助者，除表示十二分感謝外，並懇切的希望繼續予以協助，使吾人於此危難時期對佛教文化宣揚能盡綿薄之力，以報佛恩！

本刊雖有十年歷史，迄今仍未能達到以刊物養刊物的目的。這因為我們是佛教刊物，對於教外朋友或初信佛的教友，不能不採取贈閱的辦法，就是訂閱的人往往訂一年忘記繼續訂閱接二連三寄給三年五載者也有，發行部並未因其沒續訂就停止寄給。所以本刊經費，部份仰靠海內外教友捐助，部份來自訂閱，近年來佛教刊物日增，訂戶減少，捐助者少，故本刊經費極感窘迫，但我們只希望每位教友能自動訂閱，或多訂十份二十份，贈送親友，並不希望他有所捐助，義務與權利能平衡，這才能使刊物達到自活的目的。

近年來佛教作家，其寫作的精神，遠不及以往熱烈。其寫作情緒，這或者為年齡的關係。現在我懇切的希望佛教青年要努力寫作，發揮個人創作的力量，使佛教學術思想能夠昌明，同時，佛教刊物必需切實的合作，發揮佛教輿論的力量，督導佛教內部改革與進步，這是本刊今後唯一的願望。

談神通與通人

·醒世將軍·



日前，在幾位師友的閒談中，說到今日時局的緊張，人心的沉悶，人性的墮落，無不感嘆。其中有人以為，今日的佛教中若能出現幾位具有神通的大德，我們的社會人心，必將大大地改觀。筆者對此因有所感，而寫下這麼一篇文字，以便求正於諸位讀者師友之前。

所謂神通，在佛教的解釋，應該包括凡聖共有的五通及聖位獨具的六通在內。五通便是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和宿命通。這五通，外道凡夫都可以禪定的工夫修練得到；六通者，以此五通，再加一個漏盡通便成。也就是說，前五通的境界，在六道衆生之中，無論學佛與否，只要下了禪定或靜思的工夫，到了相當的程度之後，便可求得，所以上至天神，下迄人及畜牲，都可能得到若干神力的術，故在我們的歷史乃至當今的世界上，往往會產生一些神奇古怪的現象，尤其是在半開化或近乎原始形態的一些區域中。可是這在佛法來說，雖然承認它的存在，也可以證明它的存在，但不以為那是人生自救的最好出路。換言之，有了前五通，只能在三界生死之中顯顯本領，卻無法跳出生死的大海一步。正像小說西遊記中所寫的孫悟空一樣，他會七十二變，他能一個個跳躍出十萬八千里，但總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去。衆生修行，非到第六漏盡通得着之後，才是真正的通出了三界生死的輪迴。以禪定的境界來說，那是到了四禪天以上的境界了，可是不修佛法，不依正法修行，無論如何也到不了這樣的境界。

說起神通，對我們總會產生若干嚮往的情緒，試想：如有一天，我能坐在家裡便可利用神足通的力量，在短促的時間之中，便能遊遍了整個的地球，甚至於整個的太空，不用噴射機，及潛水艇等任何交通工具，要到那裡，就到那裡。最繁華的都市如紐約、芝加哥、華盛頓、倫敦、巴黎、羅馬、維也納……，最冷的北極，最熱的赤道；可以遊覽古木參天（最高的大樹達二百呎）的原始森林，可以觀光撒哈拉大沙漠，也可以欣賞一番人煙滅絕，草木不生的南極景象。上至喜馬拉亞山頂看雪景，下到六英里以下最深的大海深處跟水族們談心；再上到太陽系外的銀河系乃至銀河系外的那些恒河沙數，運用現在最大的望遠鏡也望不到的宇宙群或島宇宙中的所有星球，下入地層之下的熔地心，既不會累，也沒有危險。我們不用無線電的收音傳真和電視等的機器，便可看到也可看盡世間所能被人看到的一切景物事象，如紐約的地下火車，北極海上的冰山，沙漠上的仙人掌，倫敦的大霧，夏威夷的火山，尼埃格拉的瀑布，埃及的金字塔，楊子江的三峽，桂林的山，黃山的花崗岩。火星上究竟有沒有？太空其他星球上的風光又是如何？也可盡收眼底瞭如指掌。我可以利用天耳通，要聽什麼就是什麼，那時我可以不用長途電話，不用收發報機，不用派地下工作人員，要聽什麼人的談話，就聽什麼人的談話，任何國家的任何機密會議，我坐在家裡，比他們與會的人員，更為明白清楚。我也可以利用他心通，觀察所有跟我可能或已經發生各種關係的人的一切心理活動，一方面我可先發制人，凡是對我有不利的心頭，當他尚未形成事實之先，便向他提出有力的警告，否則的話，我也可以事先

準備避難，以求減輕自己的損害或負擔。最妙的是，我可運用宿命通，看看我過去的許多無窮生死以來，究竟會變過一些什麼東西，是牛、馬、狗、豬、毛蟲、蟻、蛆，或者一向就是人，或是男、女、當過大官、強盜、乞丐、小販、軍人；或者我是剛從天上貶謫下來，那末我會呆過那些個天，有過多少天子天女，享過多久的天福？同時我還可以看出其他的人們，那些人會做過我的父母，一共幾次，在什麼時候？那些人會是我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和冤家對頭，那該多麼有趣。

正因為神通的妙用，有這麼大的天地，我們說來，也就真的神乎其神了。其實，所謂神通，真有如此的廣大嗎？那是並不盡然的，印度的外道，和非洲黑人半原始部落中的祭司，一千九百多年以前的猶太人耶穌，都能要出幾套神通（其實說他們近乎魔術比較恰當些）來的，即連中國明代的大儒王陽明先生，他在尚未專事於儒家的理學之先，曾修過道，也曾有過類似神境通（神足）的經驗，他當時能在家中知道有什麼人要來訪他。可是那些經驗的適應範圍是極其有限的，真所謂當方土地當方靈，範圍一大就摸不着邊際了。如像佛的大弟子目犍連那樣的神通，上天入地，自由自在，實在難得，在佛教史上，簡直就無法找出同樣的第二位來。然而，神通有用嗎？目犍連尊者為了要救釋迦族人的災難，便以神通的力量把五百個釋迦族人，裝在他的鉢裡，托上天去，可是那五百個人，竟在他的鉢裡全部化成了血水，並且連他自己本人，也是死於外道的亂石之下，打得血肉模糊！可見，神通雖然可貴，却也未必不可靠。

本來神通是由禪定的工夫得來，但是禪在中國

，成了中國佛教的最大支派之後，宗門的祖師却絕少玩弄神通或追求神通的，相反的，宗門的祖師，都在叫人做一個人，絕不主張叫人變成神奇古怪的「神」，尤其中國的文化是人文主義的文化，禪宗又是一個因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中國佛教，甚至還有人以為中國禪宗，是藝術生活的宗教，所以由禪定而產生神通的門路，不為所取。同時，禪定可以產生神通，禪定却不一定要產生神通不可，如禪法要解上說：「行者得此第四禪……欲得神通，求之亦易。如果不求神通，也就不一定會有神通了。何況佛教主張因果報，一切的一切，皆由各自過去生中的業力牽引，而有現前的受報，未來的出路，也要靠著各自本身的努力，才會慢慢好轉，畢竟神通是無濟於事的。所以在中國佛教史上，所謂「神僧」如佛圖澄等的地位，實不如道安、羅什、道生、慧遠及法顯、玄奘等來的顯著，前者的貢獻也遠不及後者之偉大。雖然利用神異能夠轟動一時，但其對於後代的影響，並不太大。否則的話，釋迦成佛之後，可以不用說法，乾脆就用神通來救度眾生便是了，把所有的眾生，運用佛陀的神通，一個一個全部帶向佛國淨土，不就行了嗎？可是佛在人間應化之時，絕少用到神通的，佛陀全憑他的智慧及德行的感召，來教化眾生，所以佛教不講權威，只講因果報，這便是佛教異於其他宗教（如基督等）的偉大之處，因為佛度眾生，只能勸導教化，不能如基督教所說的代人贖罪及赦人之罪。各自吃飯各人飽，佛陀只能教人吃飽或餓人飯吃，却不能代人吃飽，真理之中，沒有便宜可討，想佔便宜，到臨了吃虧的還是自己。正因爲神通的不可靠，所以佛教傳來中國數千年，在中國佛教史上的中國佛教徒中，能以神通聞名者，實在不多，尤其不會受到正統佛教思想的重視。所以我們在今天而談神通，實屬多餘！

筆者沒有佛教的反動思想，但我以為，在今天而想來談神通或提倡神通，神通兩字，應有另外一種解釋才對。神是精神，也是人人皆有的心性，能

够把人的心性，接通或貫通了人的心性，就可稱為神通。其實，我們爲了避免名詞的假借運用而引起觀念上的模糊不清起見，不妨將這一種神通，稱為「人通」好了，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今日的人類社會，與其說是需要神通，倒不如說是需要人通更爲切實實際。今日人類世界的危機四伏，殺氣騰騰，究其原委，豈不正因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個人，各人的團體與團體，各人的社會與社會，各人的思想與思想，各人的國家與國家，各個國家集團與國家集團之間，重重相間，間間相隔，把整個的人類世界築起了許許多多的圍牆。每一個不論大小的人類世界，都被一團無形而實存在著的圍牆深深封閉起來，而且個人有個人的圍牆，個人在一個社會團體中，又有各該社會團體的圍牆，例如國家的、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思想的……一重重，一層層，人在其中簡直像是走進了迷宮，但却不是迷宮，而像封得緊緊的大鐵籠中裝著許多中鴿籠，中鴿籠中又有許多小鴿籠。如說今日世界的人口有二十六億，那末我們之間的圍牆，又何止只有二十六億之數呢？人們，就在這一團重重疊疊的狀態下，彼此猜忌，彼此懷疑，也彼此樹立矛盾和彼此製造紛爭，一些喪心病狂的人物，便在這「矛盾和紛爭」之下，火中取栗，力求發展他們的野心，挑撥仇恨，發動戰爭！試問：我們處身其間，究竟如何是好？我可肯定的高聲回答：「人類的自救之路只有一條，要諒解、要接近、要接通；要人與人間接成一塊面，穿成一條線，通向一個點。」要不然，我們的人類文化，只有宿起腦袋，準備迎接所謂「世界末日」的命運了！

當然，我們人類的前途並不會真有那樣的可怕。人在人間，雖因種種私欲（包括所有的物質與精神的自私心理）的關係，將自己和他人間隔開了，而使其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我敢斷言，除了成了佛的眾生，所有一切三界的眾生，其心身方面的活動，絕對不會發現有兩個完全一樣的）。但是，我人既然生在人間，一生出來，就要和他人發生關

係，人之出生，必定有其父母，即使他是私生子，他也不能因爲找不到父親，而說他是無父而生。出生以後，漸漸由父母的關係，而與他的家庭和家族發生關係，由家庭家族而到學校、鄉黨、社會、國家……終於成了人類世界的一個成員。這在中國儒家解釋，可用五倫概括一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在人間，儘管絕多數人不做君臣（如今應解作官僚或部屬）絕少數人不做夫妻或父母（獨身者如佛教比丘比丘尼等），但總不能不做子女，不能不做兄弟和朋友（包括同事及師生）。人不能沒有父母而出生，人也不能沒有扶助或激勵者而成功與成名，人不能沒有廣大的群眾而成為聖人或賢人，同樣的，人也不能沒有芸芸的眾生而證到無上的佛境。通常說「一將成名萬骨枯」，將軍的勳章，多半是用敵人和自衛士卒們的頭顱換來的，獨裁者的寶座是用他人民的背脊骨墊平的，不過他們不會感覺出來罷了。

可見，人在人間生存，不能脫離人與人間的種種關係，人在人間作惡也在人間爲善，人如離開人間的關係，就無法顯出人之善行與惡業（最低限度，不會有人知道，連他自己也不會知道，如他知，必是受了人間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證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因種種私欲或生活環境的影響，不能不有所間隔或距離的產生，但是人的本性則無不有所根連。正如中國儒家所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了；亦即佛教所說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迷即眾生，悟則成佛——這較儒家人性本善的範圍，又推廣深入多了。

有人說人類的愛，無不源於母愛的推展擴大。但是人類皆可能有過母愛（自然也有一些人是不曾有過的），能將母愛發爲悲天憫人大大情與大憫者，却始終屬於極少數的聖賢心懷。比如凡是母親，除了反常的之外，對於子女不會不加以疼愛，可是能疼愛自己子女的母親，未必就能疼愛其他母親所生的子女，即使能有惻隱之心而予以疼愛，其程度或分量亦必爲之減少。所以儒家要說：「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心或愛心的開展，是層層向外擴張的，人間的隔閡，也是需要重重向外推倒衝破的。即如佛教，也常說到「日出先照高山」的譬喻，佛雖承認一切衆生之立足點的平等，可是站在同樣的地面看戲，長子總佔便宜，矮子往往吃屁。不過人的同情，能够由骨肉親友，而推至所有廣大的人群，並且念念不忘於廣大的人群者，他便是個聖人；將此同情擴大根連變成同體大悲，而及於一切的衆生者，便是佛菩薩的境界了。菩薩觀衆生的病痛，如菩薩自己的病痛，衆生有病痛，菩薩不能沒有病痛；衆生雖有不知菩薩之爲其病痛，菩薩則從不因爲衆生之無知，便放棄病痛的感覺，放棄救度的責任。正像中國人所說「水流下不流下」的母子之道，母親愛子女，不是爲了任何目的，乃是爲了母愛的天性，也是母親天然的責任。可見，佛教才是真正能將人類的母愛，推得最廣最深的一種偉大思想。

人在這着幼兒玩笑的時候，最能體味到天眞的心境；人在觀看一幕悲劇的時候，最能引起內心的同情；人在靜聽一篇悲憤激動的演講之時，最能產生心靈的共鳴；人在罪行之後的失意之時，最能發現自己的良心。事實上，這些「天眞」「同情」「共鳴」和「良心」等等，只是人類共有的一個通性而已，這一通性可以貫通所有的人性，也能貫通一切衆生的本性。我人如能將這通性，時時處處，念念不忘地，向四方八面通出去，每人都以自己作爲通的基點或中心，通向各自的家庭、親友、社會群衆、民族團體，乃至世界所有的白種、黃種、紅種、黑種和雜種的一切人類。那末，我們的世界、紅種、黑種（這一次序的排列是無意義的）和混血的雜種，不論開化的，野蠻的；也不分什麼宗教的何種政治的，一視同仁。因爲人類之中，除了地理環境、教育水準和外層膚色的不同，內在的生理組織及心理動向，則幾乎完全一樣，正像高貴的紳士，威武的將軍，清寒的書生和貧苦的小販，如果一旦使他們脫去所有的裝束，而進入一個共同的浴池

之時，除了肥瘦高矮的不同之外，誰也都是是一樣的。一個人型而已。如能將此觀念推深一層：人與下等動物，除了類別或形態的不同，人有生死，動物也有生死，人無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動物豈能例外？人之異於下等動物的可貴之處，是在人有智慧，由智慧而發出廣大的同情，如果人而不能認清這點，而不能予下等動物於平等的同情，人與下等動物，除去形貌之外，又有什麼不同？其實，如果人能一往直前大公無私地去愛人，這一愛的範圍，必然能够推己及人而及於物的，如孔子講仁，所以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講惻隱之心而會「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不過儒家的觀念因過重於人生境界，所以這一仁或惻隱之心的開展，未能如佛教那樣地達於無極無限的境界。但是，我們這一世界的人類，如能人人推展這一人類共有的通性，而接通所有的人群。那末，我們的這個世界，雖不能拿去跟阿爾陀佛的極樂國土相比，但比柏拉圖的共和國，慕亞的烏托邦，甚至基督教徒奧古斯汀的上帝城，要高明可愛得多了。

然而不幸得很，秦始皇怕死，所以派人乘船去蓬萊仙島求取長生不老之藥，可是他就不知道除他之外，人人都會愛惜自己的生命，而用嚴刑峻法的暴政施之於他的人民！西楚霸王項羽，當其被劉邦追殺而退至烏江渡口之時，他知道當初帶領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攻秦，此刻竟無一人隨從而還，所以無顏去見江東父老，而獨自自愧於心，但他先在接受秦軍投降之後，爲了除去後顧之憂，竟將秦軍二十萬人，棄其不備而於深夜全部活埋之時，項羽倒沒有慚愧之心了！拿破崙在進攻帝俄莫斯科的途中，他的皇后因爲新產一子，特別派人將嬰兒的畫像送交拿破崙看的時候，拿破崙說：「這是未來的世界之主」，但他不曾想到，除他之外，也有其他的人的想使自己的兒子成爲世界之主哩！何以只爲自己打算而不肯替他人着想呢？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目的，是想將他國內日益澎湃的入口，向中國大陸開闢更多的糧食與各種資源的庫房，所以日本「皇

軍」與要殺中國人（如南京大屠殺）而救活日本人。但是東條英機等的頭腦中就沒有想到，日本人要求得更好的生活，中國人也要生活的呀！難道日本人是人，中國人就不是人嗎？共產主義的「上帝」馬克斯，當他孩子死去的時候，哀慟不能自己，但他主張階級鬥爭，就不知道被鬥爭的對相，必定也是人子與人父。

尼羅王（羅馬的天才昏君），一些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的領袖們，以及希特勒、默索里尼、東條英機、史達林、赫魯雪夫、和秦始皇、張獻忠、李自成，今日的毛澤東等等——暴君、獨裁、流氓、喝血的魔王、謀殺的兇手！他們無不以爲自己是個能幹的偉人，可惜他們是一群迷失了人性，反把他看作非人的「偉人」。事實上，他們之可惡，也只在於他們所作罪行的可惡，如能恢復了人性，把人性伸張出來，豈不還是一個好人，糟糕的是，他們那罪行的包袱太太重，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時一世乃至百千萬世之中，無法挽回或償清這一重大的債務罷了！然而，人類之中，每途出現一個或者若干個迷失了全部的人性而爲喪心病狂的人物之時，整個的人類便要受到一次災難或一次浩劫；人之墮落而成喪心病狂，其本身固屬一大悲哀與一大創痛，人類之爲其所害受其劫難，尤其是一大大悲哀與一大創痛！若逃避免此等悲哀與創痛，唯有人人各自發揚人的通性，並且幫助人人發揚人的通性；使自已通向人人而自感成爲人人的化身，人人亦通向自已而人人亦成爲自己的化身。

近代佛教大思想家太虛大師，曾有一句「人成即佛成」的名言，我們借此證明，成佛必須先從自救與救人做起，若要自救救人，又必須先來認識人性，肯定人性，並將這一人性作縱橫面的通達出去，而使自己成爲一個悲天憫人或接近於完人（人在人類之中除了成佛，不會有真正的完人），那離成佛，也將不會遠了。所以筆者要說：「今日的人類社會，與其說是需要神通，倒不如說是需要人通，更爲切乎實際」。

修學的工夫

·張廷榮·

——教學書信第三封——

修學必須要用工夫，問題是在這一憂煩瑣苦惱的人間世，從那裡用工夫，用甚麼工夫，就每一個人的當下身世如何用工夫，這些工夫，對人生的受用又是如何？筆者爰引證古德以明之。

敬愛的讀者，又是四十八年的開始了，人生刊隨着歲月而日新其德，我們的修學，也一定有一番新的開啓，儒家中庸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這就是沒有最篤切的德行，那種至道是不會凝結牢固的，不能凝結牢固，就不能顯明，至道由於至德，那至德是如何成就的呢？就是工夫，就是修學的工夫，我們仍想從印光法師的言論中，看人間世個人的宗教修學工夫，人從那裡用工夫，用甚麼工夫。知道了用工夫，又能用工夫，用了工夫有了真受用，這才是佛教徒的具體修學行程。

一、不博通家之名唯恭敬

純一其工夫

印光法師指示引用了兩句名諺，就是「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即要經一番厲烈，即要深知「天之成就人者多矣」。逆者，任勞苦而不辭，印光法師要我們用工夫，首先忌泛泛空洞，想做一大通家。文鈔中在答問者書中云：「現今士大夫學佛者多，然率皆讀其文，解其義，取其供給口頭，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於恭敬志誠，依教修持者，誠為難得其人，余嘗

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無恭敬而至要慢，則罪業愈增，而福慧愈減矣，哀哉。」（文鈔卷一第二五頁）

因爲純一，（尤其純）必須從敬中求，真能敬，則肯認工夫，而更安於用工夫矣。此一敬純工夫，不但佛家特別看重，即受佛家影響的宋代儒家如朱晦庵，他在四十以後，一直持守着「一大信條，那就是「涵養須用敬。」這直到他最後，還不改變這一敬純的工夫。

所以談修學工夫，我們要先覺得這工夫的最好下手處，免得一開步修學，得不到好的成就，這工夫的最好下手處是恭敬純一。

二、要他專、要他念、要

他一心

我們肯認了恭敬純一，我們也在作恭敬純一的工夫，那麼，我們就要從裡入了，印光法師與淨土宗於近代，是因爲他提出了深入淨土宗的修學工夫方法，這種工夫，是很平易的，然而平易中有真的大雄力，有真嚴固之道，這並是人人可以把握的，（只要你真願把握）真能把握，則修學的德行顯著，有此德行的功力，故淨土宗大道所以自然開出，而益爲倡明，文鈔中指出說：「不能專，要他專，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

這上面說的「不能」，表示艱難之意，而三個「要」字，則表示難行而能行之意，我們試仔細體會，不能的要他專，這個要字，裡面加入了在修行時無量的勞苦，無量的強果，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然而三個「要」字的主要原動力，印光法師繼續指出最後的法門說：

「亦無奇特奧妙法則，但將一個死字，貼到額頭上，挂到眉毛上。」（文鈔卷一第二八頁）

我們直接了當的說，人能用某一種工夫直到死，則任何工夫即會得成就，到死而不懼，任何工夫在行程中所遇的阻礙都能打通，肯決這一死字，則工夫必十分真切，工夫必十分有力，肯決這一死字，正是人生的猛烈求生所，也是佛法中求常樂我淨的真用功處。所以文鈔中多方勸勵我們「見賢思齊，當仁不讓，豈肯因循怠忽，以致一錯而永錯乎哉，有血性漢子，斷不肯作行尸走肉，死與草木同腐矣，」因爲依世壽說，人生必須有死，活到百年，毫無作爲，直成行尸走肉，這和死了並無大分別，同時人活百歲，終必是死，生無作爲，是行尸走肉，到衰朽而死，則與草木同腐，行尸走肉等於死人，是人之極可哀處，死與草木同腐，也是人生之很可悲處，所以色身善用得好，亦即俗語所說的死得其所，是一件極具價值的事，我們以死拼的精神，來做修學工夫，這個死，不但沒有讓它的行爲沒落，而反積極的顯出無量之力。所以這實是「有血性漢子」的一種積極人生作爲。我們今天實地做修學工夫，能肯決這一基礎——死而不已，那我們的心理基礎，已經建立，成功之基，是過半了。

三、死盡狂妄之偷心

上面說的一門深入的死拼以不息，這是果決厲烈，爲一法而專攻，這看起來，已是很好的了，但在這一厲烈勇進的時候，人總是人，人總是在世間的人，因此，人必定有諸多慾情，（不一定好多種），人必定在世間要遇到很多的煩瑣環境，這種慾

情和環境的錯綜互引，人於是積有無量的習氣，這些習氣，常在意識中翻騰不定，人要定下來，純樸起來，凝一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印光法師又提出死盡偷心的開示：

「善導，彌陀化身也，其所示專修，惡行人志不堅，為餘法門之師所奪，歷叙初二三四果聖人，及住行向地等覺菩薩，末至十方諸佛，盡虛空，偏法界，現身放光，勸捨淨土，為說殊勝妙法，亦不肯受，以最初發願專修淨土，不敢違其所願，善導和尚，早知後人這山望見那山高，渺無定見，故作此說，以死盡展轉企慕之狂妄偷心。」（文鈔卷一第五頁）

死盡企慕之狂妄偷心，也是在修學工夫上的一種極重要的行程，偷心不死，則純一無由顯，偷心不死，則心有二用，而凝固不牢。偷心不死，則猶豫而不能剛果其行，只有死盡偷心，才能做到「事宜急先」；而「心無二用。」

不死盡偷心之狂妄，即是好高騖遠，好說大話，絕少靈修，文鈔中經指出：「今之好說大話者，絕不在脚眼用功夫之狂夫也。」（文鈔續編卷上一六五頁）

能死盡偷心以後，則心行純一，即見本性之常樂，所以文鈔中指明「一心歸去，始知自性本來清淨，又何處求歸相淨相耶？古又云：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月有誰爭。」這都是狂妄偷心死盡後心性的自然感受。

死心一道，不雜他念，死盡狂妄，不存偷心，此項均要有大志願，來時時提撕，佛與儒的修學，均重立定志願，文鈔中指明人之立志，有兩段肯要的話：

「人之成德立業，端在少年能立志與否，汝生長富室，宜將富貴習氣，盡情擺脫，方有學道了生死分，否則聲色貨利，燕朋邪友，乘閒而入，雖欲希聖希賢，學佛學祖，不可得也。」（見文鈔續編上七二頁）

「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其不能為堯

舜，不能作佛者，乃不立志之所致，無志，則不生慚愧，安於凡愚，便長劫輪迴於三途六道中，莫之能出也。」（見文鈔續編上四二頁）

以上說明必死盡狂妄偷心和所以死盡狂妄偷心之理，認識肯決得此，即可以「死盡偷心」，即可以「一肩擔荷」，即可以息妄息念，息狂息妄，即接著開出一人問之謙德。「謙者，不自滿足之意，金剛經，發度盡一切眾生心，令其悉入無餘涅槃，而不見一眾生得滅度者，譬如天地覆載，但盡生成之分，不居生成之德，此真所謂無人我眾生壽者相，乃所謂謙謙君子，有終吉也。能謙，則一切所應擔荷者，咸擔荷之，雖至聖賢地位，總覺人皆勝我，如海納川，如空含雲，絕無一物拒之不納不吝者，」（文鈔續編上四十頁）這是死盡狂妄偷心的具體德量。

所以死盡狂妄偷心，在修學工夫上，是最重要的，一種歷程，也是必須通過的一種艱難，更是一種真能受益的愉快。

四、一日之間的老實用功

方法

印光法師指出一種在一天當中，佛弟子，尤其是淨土宗的行者，他提出一個很老實的用功方法，那就是：

「半日學解，半日學行，必期於徹頭徹尾，了無疑惑而後已。」（文鈔卷一第一五七頁）

這我們可以認識，行解是同等之重要，因為行和解同佔一日之半，這亦教我們用功，在一日之間，有具體的作為，不空泛。在解這一方面，文鈔中指示親近良師善友。

「人生世間，第一要親近良師善友，有良師善友，便可歸於正道，否則，燕朋相聚，便日淪於下流。」（文鈔續編上二一六頁）

在解的方面，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指示，就是要認真讀書。在文鈔中答于歸淨居士書有云：

「然須認真讀書，俾文字通暢方可，斷不可懶惰懈怠，以致無所成就耳。」（文鈔續編上一四六頁）

這封信，是寫於民國二十二年，這可說是印光法師對解的方面一種很切要的指示，信中心意很可以看出，一個宗教行者，無論如何，要盡力做到「認真讀書，文理通暢。」能如此，才把解的一個基礎確實立定，近年來，人生的許多工具，都隨科學而新奇而進步，我們假是不讀書，不文理通暢，那與修行用功，是一種有影響的，所以現有發心修學大德，還在拚命讀英文，俾接觸世界廣大知識，以作發揚佛法之資具，並已有佛學院，加入外文課程，這都是學解最重要而不可忽的。在解的方面，文鈔中更指出看經論的重要。

「看經論，及各典章，不可急躁，須多看，急躁不能凝靜，必難得其旨趣，後生稍聰明，得一部書，廢寢忘餐的看，一編看過，第二編無與看，即看，亦若喪氣失魂之相。此種人，均無成就，當力戒之，蘇東坡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孔子乃生知之聖，讀易尚至章句三絕，（即穿竹簡之熟皮繩，因讀的遍數過多，翻去翻來，磨斷過三次，筆者註）以孔子之資格，當過目成誦，何必又要看文而讀，故知看文，有大好處，背誦，多滑口誦過，看文，則一字一句，悉知旨趣，」（文鈔續編上十一頁）

這是他老人家在「誠吾鄉初發心學佛者書」特別指出的，裡面有幾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 （一）指示我們修學，對於看經論，是很重要的。
- （二）看經論不可急躁。
- （三）好書可不厭百回讀，愈多讀愈能證會其妙用。
- （四）提出孔子讀易之勤勞。
- （五）說明看文，與修學有大好處。
- （六）說明看讀比背誦好，看文則一字一句，

都是了知其中真趣，當下有涵泳體悟之妙，背誦，多滑口誦過不能一一證會真趣。

關於學行這方面，文鈔中指點更多，現只摘兩段在後面：

「少實勝多虛，大巧不如拙，說得一丈，不如做得一寸。」（文鈔卷一第一六〇頁。）

以上一段是就行的篤切處說。下面一段，則是就今世之人生日用云爲說：

「不能爲世間賢人善人，何能得佛法真實利益乎……汝既學校卒業，處今之世，斷不宜出家，況汝母又不許乎，即掩關亦不必，爲汝計，或爲私塾之師，或爲人司書管帳，均可稍得薪水，以資日用。」（文鈔卷上一四六頁）

這一段我們就要特別注意了，它裡面告訴我們幾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

（一）首先一個基礎，我們要做世間一個賢善的人，世間的人做不好，不能做一好佛徒，離開世間賢善人的基礎，更談不上真的修學，這是最平易的人的工夫，也是成佛的工夫。

（二）處今之世，（請特注意此句的意義，蓋今非昔比也，筆者按）又未經母親准許，斷不宜出家，即掩關亦不必，他不要今人隨便出家，他不要人隨便掩關，並不是都不出家，並不是都不掩關，更不是一不出家不掩關，就以爲是不能學佛了，反之，違母命，不出家，不掩關，只要適宜，更宜修學。

（三）要教徒向世間的世事中去即事修學，爲人師，爲人司書，爲人管帳，稍得薪水，以資日用。這種向世事中去即事修學的啓導，確是一重要的指針，蓋處今之世，離世和離世事去修學，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爲求普遍契機，爲求隨在修學，在世事中即事修學，是今後佛教徒一新的方向。

五、有病求癒，無病的、

健壽的色身、在修學

上的重要

人的用工夫，是用一個形色的身來用工夫的，假使這一色身是病的，或短命不壽的，那就影響修學了，所以色身的攝養，印光法師是指示得很多。

這主要的要有病的求癒，無病的更要健而壽。

「修行之人，要息心靜養，……自己胸窩膨脹，頭暈神疲，再不自重，必致吐血。」（文鈔卷二第六四頁）

「若常大聲，必致受病，勿道普通人，即極強健人，亦不可如此。」

「人之精神，有種種不一，何可執一法，而不知調停從事乎，凡同衆持持，須按大家之精神另定，個人修持，亦須按自己之精神爲定，何有死法令人遵守乎？精神用極之後，不是退還，便是生病，量已力爲，則有益無損矣。」（文鈔卷上一四四頁）

以上即是說明修行之人，要注重寧靜，漢孔明亦稱「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修行之人，不要讓身體受病，修行要按各人的精神強弱，來定課程，要活用，切不可死執，這種適合己力的修學方法，和修學方法的依人活用，都是最進步最科學而合乎生理的修學用法，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關於色身，文鈔復云：「孟子謂：事孰爲大，親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若不守身，縱能事親，亦只是皮毛儀式而已，實則即是蔑視親之遺體，其不孝也，大矣。」（文鈔續編卷上九五頁）

佛家一面說捨身救世，一面說保重色身，要健而壽，看似相反，實則其精神則全一致，因所以保重色身者，爲行道也。不是行道而另殘害色身，是不知修學之人，是悖道之人，以強健之身，應爲法道而捨時，或慷慨以捨，或從容以捨，皆是可以助成進道者。所以吾人保重色身，健而壽其色身，正所以準備專爲法道而捨也；因爲要爲法道而施而捨，吾人則必須保重色身，健而壽其色身，乃能有捨可捨。此點爲修學中最要認識者。

六、常道之難與人生必須

涵攝日用云爲乃見充

美之至道

我們人的病，在俗情中，總感太忙了，太不好修學了，離開俗情，又往往在無所事事，而空談意，這兩者的調和，常是許多人探討的，印光法師則對之有很有明智的見解。

「譬如吃飯，須有菜蔬佐助，亦如身體，必用衣冠莊嚴，何於長途修行了生死之道，但欲一門深入，而盡廢餘門也，一門深入，盡廢餘門，惟打七時方可，平時若非菩薩再來，斷未有不戒慢之弊者，以凡夫之心，常則生厭故也，天之生物，必須晴雨調停，寒暑更代，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實際，使常雨常晴，常寒常暑，則普天之下，了無一物矣，況吾儕心如猿猴，不以種種法對治，而欲彼安於一處，不妄奔馳者，甚難甚難。」（文鈔卷二第一七頁）

這一段最富有修學用工夫時的深遠哲理，我們前面引論一法專攻以死赴之，並說出死盡偷心，好像只要一法，不學他法而廢棄他法，實則有主修，有助成，主修因有所助，或助法以成其主修，另有交替變換，亦常收一刺激創新之效，多少學者以辨外務爲實修，實則外物擱去，而實修亦不知所云，甚而沉空守寂，以之自得，遇事則慌忙失措，不知處辦，此能謂真修實踐之士乎，這一段，在今天常具有新的啓發性，而以之導學者對修學工夫，真有一精神血脈之信守，而不拘守死泥形式也。

以上六項，是我們就印光法師所開導的修學工夫，加以引論，俾作我們今天修學的參考，因這六項裡面，今天還明白給我們解決在修學中一些重大的疑問，或者糾正我們不必要的偏頗，也隱約地開出二十世紀新的佛教精神是甚麼和佛教徒修學的行程是甚麼，這是要讀者自己來理解的。

筆者想用教學書信，一次一次地引論我們自己歷代的高僧古德，看他們怎樣創立和與一個大乘的宗派，看他們怎樣在就一己之生命行程上，逐步的進展，逐步的推開，逐步的證會這些大乘法義，看他們怎樣和中國文化的傳統，和入性的深處，在交融，在昇揚着一些性情，來安頓中國人，因之而啓導了我們，以今天的時代，以今天的人類心靈需要，以今日東西文化的交流，以今日人類面臨一宗教的大會合，一科學的大躍進，我們再怎樣來修學，來創立，來復興這大乘法義，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也趁一年的開始，順便的一提。敬祝各位新年快樂。

四十七年十二月廿日於臺北張廷榮敬啓

紀元後的印度哲學

· 圓 明 ·

九、彌曼薩派和章檀多派

彌曼薩派——此派以研究祭事為主，並未涉及哲學方面。且祭事又都以正統婆羅門的範圍為限，也很少與他派或他派之典籍發生關聯。只有聲是常住一個主張，自西元一、二世紀以來，常常被佛教典籍所提及。又正理經及其註釋，差不多和勝論說一樣，將聲是常住及有關之說，作了他們反對之對象。其次在陳那、天主的因明中，把反對聲是常住的聲無常論，作為正例。此派雖屬是明顯的聲顯論，但不必反映着即是此派在此時期的實際活動。那僅是因為他的說法，比較特殊、因襲而適合於舉例。由清辨般若燈論所談的彌曼薩 Mimamsaka (彌曼薩) 聲論並章檀之說，可以看出此派在當時是興盛的。又中觀心論十一品中，第六品說數論派，第七品說勝論派，第八品說章檀多派，第九品說彌曼薩派，也可以知道此派在當時，是與他派同樣地被注視的。本來從笈多王朝建立之時起，很多的古傳說 Purāṇa，由俗語被改寫為雅語，使印度教的信仰並儀式，幾達於極點。隨從這學術技藝的進步與普及，一方面印度固有精神與風習被復活，一方面防止俗化，自然給此派得到了一個捕獲勢力的最好機會。西元四五〇至五〇〇年間，有烏波縛沙 Uparśa 出，註釋彌曼薩經並章檀多經，受該兩派非常之崇奉。西元五〇〇至五五〇年間，有通稱為尼利智迦彌 Vṛtikara 的學者，同樣作過兩經之註釋。尼利智迦彌，是註釋者的意思，其真名未傳。

有的說他叫覺乘 Bodhavyana，有的又說不是的。這註釋，於後世甚被所重。若由謝婆羅主 Sabaravamin 的引用看來，對佛教瑜伽行派之說，曾以實在論的立場，試作過論難。他繼承着此派的世界是常住實在，不許有成壞劫之說，否定唯識無境，主張現象境真實，而說現象、比量、譬喻量、聖言量、義理量與無體量。西元五五〇至六〇〇年間，有僧陀羅旁德 Sundarapāṇḍya 出，復註釋兩經。其殘章斷簡，為商羯羅多註釋所引用，成為典據。此兩經的註釋，除以上三種而外，也有若干其他學者的零星斷片被發現。凡所發現的東西，都多少被後世兩派學者取為依據。這樣，大約到西元六世紀時，彌曼薩派並經典，被作為前 Purva 彌曼薩，章檀多派並經典，被作為後 Uttara 彌曼薩，兩派相輔相成，合而成功了一個正統婆羅門說的完整組織。可是西元五五〇至六〇〇年間，有謝婆羅主，於精通兩派學說之下，只註釋了彌曼薩經，使之成為權威，不無開下使後世此派學者與章檀多派分歧的先河。此註釋在現存者之中，最古而亦最有權威。後世將之與經，等量齊觀。其中對奧義書之我，有獨特的說法。此派排斥佛教的無我說，亦即此而知。他係採用以前的註釋 Vṛti 為藍本，以現象境實在及六量為已說。以前的此註釋 Vṛti 中，已經有烏波縛沙 Uparśa 的思想被引用。如此，此派在解釋其他的學說時，却又很是採用了勝論說，應該注意。因為此經非常明白，為了是破聲無常論而反對勝論派；由此無論在被他方面，或建立

本身的方面，都必須對勝論說有所精通。對勝論說精通了，便在不覺中，被應用起來。此點並影響及後世。西元六五〇至七五〇年間，有鳩摩利拉 Kumārila 出，評釋謝婆羅主的該註釋，寫有三部 Ślokavartika, Tāntravartika, Tūpika 著作。其第一部如名 Śloka (頌) 所示，是韻文，是評釋經第一編四章中第一章的註釋。這是一部非常精緻的論述，包括完成了此派所有有關的諸各事項。同時取入了很多的他說，使哲學及論理方面，蘊蓄甚豐。此派的論理學，恐怕由此時代開始，即是取陳那、法稱因明說的演繹論證之論理學。特別對排斥佛教中觀及瑜伽行派，極為實力。整個說來，鳩摩利拉並非率直地繼承謝婆羅主之說，而是帶着批評態度作為處理的。和鳩摩利拉同時的後輩，有月光 Prabhakara，同樣作廣論 Brhatī (Nīḍandhana) 略論 Laghvi (Vivaraṇa)，復註過謝婆羅主的註釋。其後者於現在雖不得而知，可是兩者均被明言是本於鳩摩利拉以前某尼利智迦作者 Vartikakara 的東西而作。此某作者也是謝婆羅王註釋的複註者，且態度較月光尤為忠實，可以被看出。傳說月光，曾一度就學於鳩摩利拉，因意見不同，遂致此派在此時被分裂為二：一是鳩摩利拉系統的，稱作 Kumārilaḥatta 或多拖智多 Tautaiḥṣṭa。一是月光系統的，稱月光或師 Guru。在從來一般人的觀念中，以月光派為異端。這恐怕是月光的系統未傳，被鳩摩利拉一派佔了便宜。鳩摩利拉派自稱是依古的保守者，但也沒有反對派的證明。反對派中月光有弟子，叫舍利迦難陀 Śalikanātha，註釋廣論，作雜論 Prakaraṇāṇḍika 及利乘毘摩拉 Rujvimala，一度闢揚過師說。鳩摩利拉的弟子中，有叫曼陀那密須羅 Mandanamisra 的，作過毘德毘章通 Vidyāvivēka 一書，後來入於章檀多派，為商羯羅之弟子，改名為數類修縛羅 Suresvara。但也有說數類修縛羅與曼陀那密須羅是兩人的。總之，即在此一事中，已可見出當時彌曼薩派和章檀多派不相協調

之端緒。

當鳩摩利拉前後，此派對祭事的實行，比較還是偏重於研究方面。研究的性質，是入微至廣。這樣，自然和他派一樣，涉及到考察宇宙人生的廣大範圍。特別於知識論，非常精細。此派係以章陀為唯一證權，謂章陀教會為人所不及。可是究竟什麼是人知？被作為知識論的立場和趣味，研究起來。其結果，以致有很多的新說被發生。這在上述的主、師兩派，都以人知為絕對正確。svataḥ pramāṇya，將之作爲直覺。anubhūti。直覺與憶想smṛti 再思 pratyabhīna 不同。直覺中雖有時也好像有錯誤，但並非屬於知的本身之內在。例如見白貝作「此爲銀」時，於中有「此」與「銀」的兩個概念。其中錯誤的，是在「銀」之一個概念，而非「此」之一個概念。「銀」之一個概念是憶想，「此」之一個概念則爲直覺。此在一般說來，即他派所謂無分別之直接現量，不必爲新說。不過主、師兩派，這時才發現，以之作爲知的根本。此外主派言現量、比量、譬喻量、聖言量、義準量、無體量等六種爲知源，而師派除無體量爲五種。已經說過，六量是昆利智迦羅並謝婆羅主之說；只是他們未必以之爲有獨特價值之知源。根據西元七世紀時高特巴陀的數論頌註釋，彌曼薩派於此六量之外，更說隨生量 sambhava 想定量 pratibha 傳承量 āhīya，把一般所有之量，差不多都包括殆盡。所餘下的，大概僅是一種世俗間所數的身振量 Cesta。主、師兩派，對所謂量，皆區別有量者、所量和量知之三種。勝論派和正理派立四種，如耆那教與佛教因明之所說。又兩派都分現量爲有分別與無分別之兩種。有分別現量，不用說，單以彼所謂直覺無誤認之範圍爲限。此兩種現量，本是數論派、瑜伽派、勝論派及耆那教共通之說。正理派與佛教因明，只取無分別之一種。再就比量，兩派皆採用陳那、天主、法稱的因明說，作自比量與他比量之兩種，而取三支作法之方式。鳩摩利拉就似宗、似因、似喻，幾把所有種類，都網羅殆盡。如單

就相違因，即煩瑣不休地說有六種。而月光對此，則不予重視。兩派皆排斥佛教因明的單說因喻二支。這是佛教曾有過如此的主張，還是兩派的分析或推測，不得而知。總之，宗是被含於因喻之中，由因喻必然可以推出其宗。此爲三支作法的特長，恐怕兩派都未能加以深察。因此兩派都論合、結二支及異喻離作法的不必要。然而兩派皆取陳那、法稱因明說的根本義，把昆利智迦羅及謝婆羅主註釋中關於解釋比量等之文字，當於其意義，與一般的註釋相同。就於譬喻量，與正理派的解釋相同。而對於如何與有分別現量相調洽，却始終沒被想到。聖言量也如通常的解釋，把章陀包括在內。這在彌曼薩派說來，是不妥的。義準量是換質換位，由前所未有而推測他時之有。無體量是再基於矛盾之關係，推理於無。隨生量是準於不離性，作爲多中有少。想定量是把知道某種狀態之有，而推想其他同類之狀態。傳承量，在這兒是風聞之傳說。身振量，是根據形於外的一定之動作，而察知其誠於中的諸心念情形。要是做真的理解和適用於因明的論理學，自譬喻量以下，並非不可或缺之物。至多也只能說是有作爲準備的價值。所以這兩派，根據傳統，於承認多數量之下，且輸入了一些超勝的論理說。

像以上的說法，知識本來可能爲我的知者或量者，與勝論派及正理派相同，無特別新奇，而與奧義書爲異。即被含有此我的世界，爲知識所量之對象。對此對象，兩派都依古說，謂是常住，無始無終，不許有絕對的壞滅。師派準於勝論及正理派，以實、德、業、同、和合、有能、相似 satyāḥ 數 sambhāva 的八句義，爲其構成之要素。主派省去此中之後三，加無說或異。相似，是解釋事物互相類似之所在。數，不外把德當爲句義。師派主張爲九實，主派加聲與暗 tanas 爲十一。就於德，師派與勝論派相同，而省去十七以後之數。主派省去我的六德和數，而加重體、液體、潤爲十三。業說五種，同分上、下，都與勝論說大同小異。而兩

派本身之內，也自有其變遷之說。韋檀多經，說此兩派，都採用了一小部分的原子說，爲正統婆羅門之破天荒，打破紀錄。兩派都不承認自在神，以神不過是祭祀上的必要之道具。特別師派，對此爲有名的無神論者。彌曼薩派，以生天爲解說。兩派對之有種種神說。他們把離法、非法之處，作爲解說。法是善業，非法是惡業，有它倆存在之間，我才感有身體，墮於輪迴，受種種苦，無有一樂。蓋輪迴期間之樂，其結果亦必是苦。必須對此善業、惡業，有所不行，使現在、未來，趨於幸福光明，滅法非法，由知足、制御等，得我之知。若得聞於章陀，我遂自由，到達解脫。解脫的境界，是唯我獨存。所以全盤的獲得，須在身體滅亡之後。這時不僅是苦的終止，也不僅是享樂的狀態，而是恢復了我的本來真相。此全採用了勝論說之後的想像，對於開祖迦羅尼的我等之說，是沒有被涉及的。

總之，彌曼薩派，由鳩摩利拉與月光，就於謝婆羅主及古來隱伏之機運，起了異說。根據一般學者研究之意見，說鳩摩利拉派是改革的，月光派是保守的。但兩派都對韋檀多派，敢於取同一態度，排斥甚烈。而韋檀多派，當仁不讓，在當時或以後，對彌曼薩派的攻擊，也自同樣是旗鼓相當的。

韋檀多派——此派自成立之後，都是師資秘密相承。由於成實論轉引大毘婆沙所引的章陀及奧義書之文看來，當此派之成立，是會引起一番注意的。其後除中觀心論第八品有所論述而外，僅是般若燈論與大乘掌珍論中，多少有點提到。在此派現存的韋檀多經中，有破唯識無境之說。這分明在世親之後，大約爲西元四〇〇至四五〇年時所編纂。其主旨在以一切爲由梵轉變而實在。因此不特破斥唯識無境之說，且並努力攻擊二元論。如基於越陀羅加二元說的數論派，及其說解釋奧義書之處，都在被排斥之列。此經的古註，如前所說，都過半被散佚或未被發現。現存中第一最古的，是商羯羅 Śaṅkara 的註釋。根據此註釋，知道此派在成立之前，對梵的性質、解說我與梵的關係，解脫我的性質等，有種

種主張。尤其對奧義書中說到我的文字，在草檀多經卷一、卷四、卷十九至二十二等處，可得有三種不同之解釋。第一、阿修摩羅耶 *Asmaratya*，說梵和個人我，不一不異 *bhedabheda*。第二、奧國盧彌 *Audumi*，說全然二元，實則別異 *satyabheda*。第三、迦濕卡利脫斯那 *Kasakritana*，說完全不異，不二 *advaita*。此中第三，於羅摩那 *Ramana* 及其他註釋中，是取內制者說，解釋為梵住我中，我住梵中。一般對之雖不易遽下判定，論誰可誰否，但通常則指此第三為定說 *siddhanta*。那這草檀多經的本旨，也即應該以第三種不一不異說為適切。可是第一種的不一不異說，是說梵如火，我如閃光；一方面屬於兩物為不一，一方面閃光由火而出又不異。也許這兩種，本來同一意義。如此，亦可併三種為兩種。此兩種，自學派成立或經典編纂之後，却不明白。商羯羅在註釋中，引烏波縛沙並僧陀羅旁德之說為典據。那是不是如商羯羅為不二元說，還是怎樣，都不明瞭。不過大約西元六、七世紀時，有高特巴陀 *Gaudapada* 作夢圖覺義書頌 *Karika*，採用佛教中觀及瑜伽行派之說，主張不二元，確實為商羯羅思想之先導，為一般所公認。此高特巴陀，與註釋數論頌的高特巴陀，恐怕是同名而異人。此高特巴陀，有弟子高賓陀 *Govinda*，傳說為商羯羅之老師。又商羯羅，傳說三十二歲，被法稱所屈，投於恒河，大約當於西元七〇〇至七五〇年時之人。有的學者以西元七八八至八二〇年，為其在世之年代。這由其師弟及反對者的關係看來，不免嫌遲。商羯羅的學說，無論在草檀多派或印度的一般思想中，均極重要。可是在草檀多派之內，於商羯羅當時或以前，都未被採行。商羯羅在布利哈督奧義書的註釋中，曾排斥此派學者巴爾脫利布羅班却 *Bhartrihpanca* 的不一不異說。現在草檀多經註釋中，第二最古的，是西元八五〇至九五〇年時，巴爾脫利布羅班却的大作。其中主張不一不異。反對商羯羅之說。這恐怕也不是他個人的思考

，而是繼承的商羯羅以前之古說。現存第三最古的註釋，大約為西元一〇一七至一一三七年間羅摩那之著作。他自說是覺乘 *Bodhayana* 草檀多經註釋的最要，主張限制不二說 *Vistadvaita*，反對商羯羅。覺乘即前面所說的昆利智迦羅，在商羯羅之前。又作為羅摩那註釋所根據的杜羅密陀 *Druvidha-bhasya* 及談那 *Tanka-vakya* 註，皆在商羯羅之前，與商羯羅為不同之說。自羅摩那之後，雖亦有種種註釋，唱諸異說，要皆不外如羅摩那，為一些宗派立場之見。

在商羯羅以前，還有一人，不得不提及。他的名字叫做致利 *Bhartrhari*，大約比義淨留印那爛陀寺西元六七四至六八四年，較早四十年，當於西元五三三至六三五年，與護法為同時之人。他本來是文典家，有文典上重要的註釋和著述。最重要的，如薄伽論 *Vakyapadya*。同時他也是一位佛教徒，所謂深明唯識，善論因喻，誠信三寶，諦想二空。有時為希求勝法而出家，有時又戀於紅塵而返俗。如是反復，傳說有七次之多。據說：「自染便返俗，離貪又服縷；如何兩件事，弄我如嬰兒！」即是寫照他自己的詩。他力主諸法無我，說一切分別性 *Kalpanika*，都是對我人執來的怖畏。惟有離貪 *vairagya* 不分別，才可以無畏。大概因為是文典家的關係，他說詩書，對於離貪，有重要的價值。他大概根據鉢頭迦梨大疏中單純的斯模多 *Shruti* 說，於薄伽論中，創說與梵為同一。斯模多是言語的眞性 *sabdattva*，言語即是聲。直接的意義，便是說常性之聲，非由部分所成。部分的見聞等緣，只能使之起了解與認識。這也不外由文典家聲的內容，非個物，為常住之類或種的想像而來。此在謝婆羅主與商羯羅所引用的烏波縛沙之學說中，甚是排斥斯模多說。惟廣博的瑜伽經註釋中，將之採用。一方面他承認實在之梵，無始無終。配以唯識之說，言維多世界，是梵之化現 *vivarta*。化現，等於諸法無我之分別性。因此，西元六世紀時一部分的草檀多說，關於梵和世界，

有與商羯羅相同的思想被行的，那都是來自佛教的唯識說。

高特巴陀，他雖不是草檀多經的註釋者，可是他的夢圖覺義書頌，由聖傳 *agama* 虛妄 *avaita* *thyat* *advaita* 旋火寂靜 *atatastanti* 的四章所成，合稱聖傳書 *agamasastra*，差不多與該奧義書有同一權威。其第一章，出示此奧義書之全體綱領，以普遍、光明、淨慧之三位為唯一者，存於身體之中。普遍 *vaisvānara*，淨慧 *viśve*，是遍在的外知，光明 *tajasa* 是內知，淨慧 *prajna* 是單純知。唯一者知道此三位各客觀或主觀，附於主觀無變化的根柢上而存在。此三位，非神之神通 *vibhuti*，非相似之夢幻 *svapna-mayasarupa*，非神之單純欲求 *icchamata*，非時間 *kala*，非神之享受 *bhoga-artha* 或遊戲 *krida-artha*，而全係神之自性 *devasya-eva svabhava*，依於有 *sat* 的不得生之理，當於生氣之我而生一切。又立第四位，為過於一切的不二之神。此神無因果，不生滅，見知於一切。由真諦說來，唯此是唯一無二。所有相對的二元維多，都不過是妄幻 *maya* 分別 *vikalpa*。必須專念聖號 *om* 字，從唯字所發表的下梵 *apara brahman* 上梵 *para brahman* 之意義，到達於梵，成梵我一如。第二章依夢說一切虛妄非有。以草陀之教及夢境皆不外存於本身隱伏於本身之理，本於草檀多的定說，說一切全由當於我的神之自己之幻 *svamaya*，屬於自己分別自己 *kalpavati*，而同時亦即認識千差萬別之萬有。所以草檀多學者，都以此世界，為如夢如幻，如乾達婆城。此中更難雜以龍樹、無著、世親之說，就難多現象與我，舉繩蛇之喻。謂我由幻，迷昧自己。若去蛇認繩，便本來唯我，不生不滅，無縛無方便，亦無解脫。此為真諦。隨而我入，於內於外，所住所觸，無非真理。第三章以梵我一如的根本思想，說我和個人我，同一不二，否定有生。喻我為大虛空，喻個人我為瓶中之小虛空。只須瓶器崩潰，小虛空自然與大虛空合而為一。所以個人我，非

我所生之變異。個人我於我之中，無部分可分。因而與義書中，也都以不異無別為正說。如教中有說為別異的，都不過為應於上中下根，導入於真諦之方便。真的說來，無有有之生，亦無非有之生。若能如此之知我，遂得住於所取無而能取亦無的信心，念一切皆苦，一切不生，離愛欲享受，攝心靜意，由無獨瑜伽，自立寂靜，以最上不生為所知，雖有涅槃而亦不可以言說，是即為梵。

第四章旋火寂靜，上來兩偈是皈敬序，最後一偈是結語，首尾完成，可以說是獨立的一篇。中間與前三章，有不少反復相重之處。皈敬序說：「敬禮等虛空，與所知不離，正覺諸法 sambuddha 者，兩足最上尊。利樂諸有情，無敵無矛盾，無獨瑜伽教，對此教皈命。」此偈及整篇之中，都充滿有佛教化之氣味或佛教專門之術語。商羯羅說，這是採用了佛教唯識說的自然之流露，第三偈以下說不生，對主張世界是由有或由無而生的對立之兩說，充分地辯明了不生之真義，斷定其本性之根本無有變易。第十一偈以下，破由因生果之說。謂佛陀一切時說不生，主張一切事物，既不由自生，亦不由他生。無論將之作爲有，作爲無，或作爲有無，總而言之皆不生。第二十四偈以下，如商羯羅的註釋所說，是採用了唯識派破外境實有之說，以言本性之不生。其間先取一切有部外境實有之說，明識有緣。謂不然，則識便不能緣於所緣。隨而把煩惱感覺，作爲依他之存在。其次就於唯識無境之義，述明若見所緣爲非緣，或對境之真，看了爲無，便見真諦。如此心不觸境，亦不觸於現以之境。常於三世，心不觸境，無有所緣，顛倒之心則自不起。顛倒之心不起，境亦不生。見心生者，猶如空中之鳥跡。第三十偈以下，言輪迴與解脫之始終。謂輪迴若無始，遂不得有終。而解脫若有始，遂亦不得至無終。並將所有之生，行動與事物，都說之如夢，相似而現。真實言之，本來爲無生、無動與無物寂靜的不二之識。第四十七偈以下，仍然採用唯識說，申述由於唯一之識，如何現似雜多之理由。謂識

如火：火一旋轉動搖，便有曲直長短方圓等種種諸相。如是識一動搖，便有能取所取見識相識等現似種種之境相。此等諸相或境相，通皆如幻係由分別性隱覆 kalpitassamvrti 與依他性隱覆 para-tantra-abhi-samvrti 之所存在，並非自外而入而出。所以在真實性上，本來無生。真實性即真諦，而分別性與依他性，即是俗諦。在這裡，真俗二諦被應用到。但主旨在由俗諦退歸於真諦，使於俗諦境界無活動，成無動安固，而達諸佛平等不生無二之真諦。第八十七偈以下，是最後說本性無垢之知。他先把握覺醒位、夢眠位、熱眠位，配爲二元世間、純世間與出世間。謂佛陀雖常連同此等，說當於第四之所說，可是此前三是感覺的、是無明的分別。凡是感覺的或由於無明所分別的，其本性都本來無始無垢，無雜多，無障礙，猶如虛空，是佛、是覺、是解脫。所以佛陀之知如太陽，不至諸法。而諸法亦互不相至。根據商羯羅的註釋，說此最後之知，即是最初皈敬序中所說等同虛空之知。

總觀以上的高特巴陀之說，要不外以奧義書中耶覺哇爾兩之說爲經，以佛教中觀及瑜伽行派之說爲緯。經的方面，不特取其否 neti neti 最重要之意義，且並涉及其全體。如把梵我作爲不變常住，與佛教心識念念生滅之相續不同。又以一切爲梵我，完全脫重其二元雜多之一面，因此依無獨瑜伽，單以自己證人爲目的，無後得智大悲利生之概念。結果，遂由根本成爲修定主義者。緯的方面，他是取唯識之文義，而組織唯梵我之說。其所謂佛陀，乃最重要或根本之意義。若依據緯的方面之關係，亦不妨說爲佛教之佛陀。而商羯羅解釋爲知真諦者。如把高特巴陀與伐致阿利聯想在一起，說韋檀多派一系統，是基於佛教所發展而組織，亦不乏趣味。按此系統的韋檀多經，與江東卡奧義書不同。江東卡奧義書，是基於一奧義書，而調和組織其他之奧義書。其中心以梵我一如爲唯一真諦，其他皆不過爲方便。韋檀多經則不如此，其中之異說與矛盾甚多。最顯著的，如第二十四偈以下，所被排斥

的外境實有論，即韋檀多經取爲已說，用以破斥唯識無境說之論調。商羯羅繼承此系統，註釋韋檀多經，才取銷了其中之矛盾。

商羯羅，如以上所說，是三十二歲去世之人。他生於南印而死於北印。所有傳記，純被神話化，致使在世之真相反而不明。不過想來，一定是一位出類拔萃之人物，自無問題。後世此系統得大勢力，他亦隨從印度慣有之思想，被作爲信仰崇拜之對象。同時被假託其名所著之書，有數百種之多。內中確實而重要的，除了韋檀多經古奧義書，並遺脫拉衍那奧義書註釋之外，有後期奧義書、聖薄伽梵歌、夢圖覺奧義書頌的各註釋。單獨的著書有：烏波提舍沙哈斯利 Upadeshasastry，阿派勞克夏那巴縛 Aparoksanubhava，阿說若諾派德沙 Atmajnanopadesa，阿說若諾派德沙 Atmanavivaka，陀沙修勞克 Dasasloki，班却迦羅那布羅克利耶 Pancikaranaprakriya，陀克西那智斯吐脫羅，Dkashanamurtistotra 與我知 Atmabodha。此等於後世此系統中，皆被作有多數之註釋。不過現今學界之研究，尙僅及於韋檀多經。韋檀多經中，不區別梵的上知 para vidya 與下知 apara vidya 不分絕對梵與人格神，不承認宇宙非實有論，不許個人我與最高我絕對同一。商羯羅對此四項，都一一肯定了，成爲自己基本獨創之學說。

商羯羅的根本思想，一言以蔽之，是在於「我即梵」。「汝即彼」的兩大格言之梵我同一說。他以梵爲唯一實在，絕對單純，無有屬性 vidyutva，不可思議，即最高我 Paramatman，或即是識，與我與識，不二一advaita。只因幻力 maya 所限 upadhi，成有屬性 sarguna，被另稱爲下梵，對此下梵，其無屬性性，名爲上梵。下梵既有屬性，便有形相區別，具一切善性。並乘其幻力，創造世界，使其所創造之世界，再還滅於神 isvara，自在神及人格神。如此我等經驗雜多之世界，本來是幻，爲下梵幻師之所幻現。同時我等皆由幻力而現

，受幻力或所謂無明 *avidya* 所迷，不能覺知其本來如幻。且我等之知，終不出乎迷妄之範圍，亦無理由可以覺知其本來之如幻。然而研究我人人生之目的，又不應老為如此迷妄世界之所迷。此所以正統婆羅門立特別信仰，推章陀之知，以章陀之知為唯一之知源，為一切之所依，絕對常住，完全獨立。此知依上梵與下梵，亦分上知與下知。上知上梵為真諦 *Paramartha-avastha*，下知下梵為俗諦 *Vyavahara-avastha*。由上知體認上梵，與自己無二無別，即我人人生最高之目的——解脫。由下知認下梵，以下梵為禮拜的對象只能求幸福，或作由上知體認上梵之前方便，作漸次解脫 *Upanaya* 之階梯。由下知所認之下梵，概不出乎作為世界精神之梵，作為人格神之梵及作為個人我之梵。第一是泛神的解釋，第二第三是其表裡的關係或基礎。作為世界精神的梵，是把世界一切攝於其中而自已再入於世界之一切，為無邊際無劃定之無限。此在奧義書中，所說甚多。作為人格神及個人我的梵，與章檀多經所說，大致無異，即將之作為宇宙開闢及個人之狀態。此中就個人我而言，商羯羅復由道德及宗教的要求，而作解釋。謂此世界，雖由於梵的幻力所現，但亦不外由作為人格神的梵，應於我人行為之所課定的果報。因此稱此世界為所食 *bhoga*，即是應所領納之物。由於此世界的無始，推定現生的果報，是來自過去。同時亦可以推定現在之行爲，當亦可以連繫到未來。這樣的連繫不斷，即自然成功所謂輪迴。關於輪迴之說，與章檀多經所說相同：即惡人墮入第三道地獄。行祭祀的善人，由祖道入月界再生地上。知下梵的人，通神路進入於下梵。總之，此皆為俗諦，引導於俗人之說。若就真諦，還是當下體認其上梵，破除無明，以純知契唯我，不見世界，不見屬性而解脫。此純知之知，亦即成義，知此成此，雖任何行為之業，悉被毀滅，不再感果。不消說，從此以後，所有行為之業，當亦不再有感。但對於業已成熱之業身，則無辦法。此必須身死命終，才能完全脫離關係。從

而如一般所說，命終之前，為生前解脫，命終之後，為永久解脫，永久解脫，如河流入海，脫除其名色，滲歸於最高之梵。

此上商羯羅所謂之章陀，與爾曼薩派指梵書不同，而是同於章檀多派指奧義書。商羯羅對於如爾曼薩派般的祭事，認為在業說方面，是新生是淨化，但絕對與解脫無關。解脫是破滅無明，而顯現被無明所掩蔽了的我的真相。比無明與我，是先天的存在。他說：這不但由聖數量，可以知道有無明之存在；即就我人日常經驗，也可以證明有無明之存在。例如說：「自己是無知。」這話如果真實，固不用說，為有無明存在之明證；即不真實，也反可以證明為有無明之存在。

商羯羅以前，章檀多派，以章檀多經，奧義書及聖薄伽梵歌為三學 *prasthanatraya*。按此三學，本來是章檀多經，基於奧義書，取入聖薄伽梵歌之說。奧義書與章檀多經，已如前述。聖薄伽梵歌，是以一神教的信仰為根本。其內容，都不必為同一。而商羯羅根據他以上的根本思想，註釋了此三書，可能並非公論。商羯羅根本思想的依據，直接是高特巴陀，間接是耶哇哇爾却。即是透過高特巴陀，理整組織了耶哇哇爾却之說。他解釋章檀多經，僅是以高特巴陀之說為基礎，而採用了佛教說。但高特巴陀與伐致阿利相同，差不多全未排斥佛教。可是商羯羅解釋章檀多經，本著經中排斥佛教的文字，却排斥了佛教。他透過高特巴陀，把伐致阿利及耶哇哇爾却學說中所含有的俗諦說，將世界說，為神的無明之幻，本來非實，一般所謂化現說 *vivarta-vade*，發揮得很精細。若從根本說來，這也是「一種轉變說」的特殊解釋。這解釋為了主張無宇宙，無人格神，經驗無價值，遂致不得不把古聖人，也一概予以抹煞。這雖在章檀多派，唯除此系統而外。亦莫不反對。同時根據此理，把真俗二諦，取一捨一，結果也使之與梵成為相對而絕對。這對於奧義書，不限於其歷史性，作統一組織之說，可謂是妥當。要不然，終不免有獨斷論之嫌。

總之，以商羯羅對於奧義而論，多少是有些象象，而不能維持其絕對的神聖性的。根據有幾分可靠的傳說。商羯羅有濕婆信仰。這樣，他的實際生活，有幾成忠實於他的學說思想，是一疑問。又在他當時，簡直獲有不一不異說的勢力。即在自己的論說中，也常常未完全以不二一論為徹底。這樣，其學說，在事實上，有多少被推行，同樣是一個疑問。商羯羅，一方面他是印度最大的哲學家，一方面承認章陀的絕對性，却不能說是一位自由思想家。他在實際上，直接或間接，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據說他巡遊諸所，作自立破他之說時，曾建立修行場，有十來處之多。其中於南印，到現在還有被繼承的。他的真諦說，入於此等系統並章檀多派。又迦濕彌羅的濕婆派及其他印度教諸派，多少都有變質的採納。他的俗諦說，不必為方便或不真，與印度教相結合，關係到其中很多的派別。對於印度一般實際的生活，也供給有相當的指導。不過在反面，差不多反對的也不少。由反對者，說他是偽裝的佛教說 *Prachama bandha*，頗堪尋味。

茲承（恕不稱呼）

一、董事張伯英助五百元，許志律壹仟元、張觀依、李觀怡各助二百五十元。
二、讀者劉董連琴、李本慈各助壹百元，道仁大德助港幣廿元黃振裕居士助港幣拾元
特此鳴謝

人生什誌社 謹啓

中華佛教美術
教乘法數 定價 三〇〇〇
淨土十要 定價 三〇〇〇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定價 三〇〇〇
佛法省要 定價 二〇〇〇
照定價七折優待本刊定戶
人生什誌社 啓



破邪論

惟悟

一 導言

古代聖賢教人，常以誠意正心爲始，以便修身、齊家、治國、平世。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實爲千古以來，人皆崇奉之法則。譬如孔子昔在杏壇設教，亦常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有本有末，始能生效。此論語常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曾以先行後學，方不本末倒置。若推其用意，殆亦不過如其所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凡此所引，實如菩薩地持經曰：「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而所謂五明者，是先以學習佛法爲始，即五明中之內明，然後次第及於聲明，因明，醫方明，工巧明等。庶不捨本逐末，如今之以夷變夏，造成大患！若說一句時髦話，即前之一種爲哲學，後之四種是科學；亦即張香濤之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若以事實爲證，譬如日本維新之初，欲定教育政策，即以此八字爲方案，偷取東去，作爲國策。不數十年間，居然有體而思想不索，國家安定，有用而生產發達，強富日增。倘若欲如吾國文人之高唱「金盤西化」，叫囂不寧，擾亂人心。則幾何不將其三島革命成爲灰燼，亦必無濟於事？又安能有戰前之國家強盛，敗後之社會不亂，得毋即爲固本齊末之效？此有人謂：中國若不能學日本，便須效法土耳其，作一種有計劃之改革，勿搖動國本，莫戕賊元氣；尤其是請勿聽信邪師之言，自喪其志，抱薪救火，緣木求魚。則實未有不起衰振敝，反弱爲強也。用特不揣謏陋，略述於次：

二 說亂

昔嘗聞人言：中國自漢武黜百家一以後，思想早已統一，納入正軌。若以儒學言，固然純爲世間法，卑之無甚高論。難啓人信，永世不變。如其所謂萬世師表，受人尊崇是也。第亦因其有所謂勤勞克苦，節儉足用，寡欲知足，知命樂天等之世法。再配以禮樂仁義，五倫三德；以及所謂中庸之道，大人之學等。實已萬事全備，只欠東風，此即宗教之信仰也。顧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其所欠缺之法，亦已補足；匪特如易經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亦真成爲「宗教爲補政治之不逮」矣。至若其法之高，世無有匹。誠如中山先生所謂：「佛學爲哲學之母」。一語便可見其價值，何須多說。故自漢後之一切戰亂，如五胡亂華，元清入主，大盜如黃巢李闖等。亦因鑒於莊子有所謂：「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中國之盜，入孔林而不敢毀，見佛寺而常下拜；一以受其感化，一以求諸功德，便可見其效力之大，千古傳爲佳話！而若有人難曰：洪秀全豈如是乎？答曰：此之所謂長毛賊，正因其是受了一點西洋教育，忘了根本，不齒於人，何可概論！且觀其傳檄之時，亂講仁義道德；軍行所至，全爲姦淫擄掠。不幾亦如今之所謂學者，方其著書立說之際，惟恐天下不亂；若遇國破家亡之日，便想逃難要緊！嗚呼！此中國之亂，實非民不聊生，鋌而走險，殆亦真如胡適所謂：「二十年來革命，皆是長衫朋友所造成」也。

三 講理

夫一個國家之能長治久安，其主因必在有一種

文化爲基礎，一個宗教作信仰。所謂：「儒以治身，佛以治心」。方不致有蕩檢褻閑之行，殺人越貨之事。此中國古代之人，皆不敢以異端邪說爲號召，飲食男女作釣餌；甚至雖不想爲君子，亦不願作小人，即賴有孔佛文化，加以護持，始能如是。若欲舉例言之，譬如古之所謂殉國，實本出乎人情之外。倘非有孔子所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佛教所謂：「往昔慈愍於飢獸，身肉充濟於穴虎」。則誰亦不願捨却妻室兒女之愛，田園宅舍之財，僅圖一個虛名，便肯戰死疆場。雖有人謂：在近八百年中，宋儒亦曾再三強調：「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除南宋三傑，晚明一賢，試問還有何人？答曰：且不必說方孝孺之殉難，足可驚天地而泣鬼神；即近年之陳布雷與戴季陶之自殺，豈可亦說魯殿靈光，闐然失色！而最可怕者，是如身爲宰相，亦可投降，人稱學者，竟自怕死！然則讀書所爲何事？何故其口常愛談讀本國文化，恭維西洋科學？不於正面說其修身治國之法，却於他處言其腐敗黑暗之事。只圖一時稱快，不問萬民變心。如胡適常自說曰：「他們都怕我把中國文化看得太低了，會造成民族自暴自棄的心理，造成對於他民族屈辱卑鄙的心理。」又曰：「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是一個不迷信宗教的民族。有些人聽了要做愁眉苦臉，因爲他們覺得一個民族，若沒有宗教是要墮落的」。凡此所言，亦可見其早有成竹在胸，却偏明知故犯，實不能不說是一種變態的心理矣。

四 舉例

今舉一例言，譬如胡適文存一書，據西潑啟語曰：「文存裏大部分是提倡革命，掃除舊思想，建設新文學的文字」。只可惜吾人沒福，不於戰前讀之，却於天崩地裂後之今日始得見其書，真是不幸至極！所以者何？蓋佛說「菩薩畏因，衆生懼果」。假使當年能讀其書，便可叩關直陳，泣訴其非，或可不致流毒無窮，貽禍國家！如其一則曰：「反

省的結果，應該使我們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蠟槍頭。又曰：「我們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二則曰：「一個現代民族，在今日還容許他們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麼時輪金剛法會，息災利民法會，這是最大的恥辱」。又曰：「至於宗教，因為古代的宗教太簡單了。所以中間全國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個長期的黑暗迷信的時代，至今還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遺痕」。其他如攻擊儒學曰：「却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的催眠藥給他們吃，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又如裁認佛教曰：「於是有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索興回過頭去，踐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凡此所舉，可見其欲革命之對象，總稱是中國文化，實在為孔佛二教，無怪其說「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前者不可得知，後者有目共睹！故難怪吳稚暉先生亦說：「胡先生的大綱，雖有一部分洩洩塊壘的話頭，雖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險，容易發生流弊。果然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學，梁啟超的學術講演。胡先生所發生一點革命效果，不夠他們消滅」。可謂洞如觀火，益證中國人不盡全是瞎子矣！

五 批評

其實若照佛法言，無論任何時代，皆必有佛即有魔，有人亦有鬼；佛是因覺修成，魔為由迷墮落，人與魔鬼，亦復如是。此佛教有所謂：「十惡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邊之業」。如佛嘗謂：「衆生同於蔣種所結之果，故自蔣之，亦自食之」。均是自作自受，或為共業所惑，佛亦莫奈渠何！其所謂十惡者，是以一無慚，二無愧，三嫉，四怪，五悔，六睡眠，七掉舉，八昏沉，九瞋忿，十覆。如一條粗繩纏縛於人，令其永難解脫名聞利養，是謂之纏。又其所謂十使者，共分二種

：即一貪，二瞋，三癡，四慢，五疑，名五鈍使。是與生俱來，頗難斬斷。又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見取見，五戒禁取見，名五利使。是從人學來，易斷易生。而其均名使者，是言能使一切自作聰明之人，今生起惑造業，來世墮於地獄。不問其常說：「我不信靈魂不朽之說，也不信天堂地獄之說。」實亦不因其不信，便可令法官死絕，監牢關閉，世上寧有此理？故佛嘗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言造了惡佛誘僧之罪，招來亡國喪家之禍，欲求不報，寧有道理！然亦有一例外，即其常說之頓悟，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報然不怕人笑，亦肯吃齋念佛，參禪悟道。則亦便如秘密宗曰：「定業不可轉，三昧加持力，無始諸障礙，一切皆消滅」。由此可見佛教真是大慈大悲，大喜大捨。雖是彼其罵為「一隻飯碗，若干飯桶」，亦不與其計較也。

六 結論

總之，大凡一個國家，皆必有一種文化令人學習，一個宗教維繫人心。然後其人始能循規蹈矩，行善去惡。是即所謂國之靈魂，人之重心；方能引起其民族自尊之心，作於人類向上之事。若非然者，假使其國既無可觀之文化，其民亦乏真實之信仰，僅求生活之資，素無道德之心。甚至見之富貴，便生詬誶，奴顏婢膝，惟恐不及；觀他貧窮，立起厭惡，辱罵斥逐，恣情過度。此有人因鑒於近年來人情刻薄，世局大變，認為古代何以無此現象，獨在今日始有，豈非即為因受奴化教育之賜？過中國原為一農業之國，生產不足教養，補救全在勤儉，今若並此美德而亦去之，安能不亂？又古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善者固須獎勵，惡人亦應懲戒；尤其是人非衣冠禽獸，必不願僅為衣食而生，自當求於解脫之道。此佛教能受上中下三等人之歡迎，即因其談理雖深，實踐亦易。若連此覺人之法而亦不用，烏能不愚？是知今日倒行逆施之事，全為少數文人造成，實非國之痼疾，原不足怪。倘若有人能以有德之智，無私之情。如孟子所謂：「一人之患，

在好為人師」。認為一部胡適文存，不啻禍國鐵證！如其所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今日視之，已知孔佛不非，國家受害。彼却孔子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隔岸觀火，漠不關心！而此亦如俗諺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身受荼毒，寧不痛哭！故若已知其邪原為十纏十使，其惡亦在六根六塵，雖不能捉而加以清算，亦應當唾而使其慚愧也。

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

人生第十卷十一・二期 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四、九七五、〇〇
一、廣告費	一、二〇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三五〇、〇〇
共收	六、五二五、〇〇
支出部份	
一、印刷費	二、二〇〇、〇〇
一、編校費	二〇〇、〇〇
一、封面紙一令	七〇〇、〇〇
一、郵資雜費	四五一、五〇
一、上期透支	三七九七、六六
共支	七、三四九、一六
透支	八二四、一六

人生拾零

朱輝

人生是甚麼？這是哲學上不可理解之懸案。雖然，古往今來會有不少人爲此問題而吐盡心思，絞盡腦汁，但結果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然則，人生究竟是甚麼呢？

有人說：人生根本是一杯苦酒，所謂：「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在世的際遇，不過是一連串的苦難與災患吧了；生無可戀，死又何足惜？於是而悲觀，而自殺，而自毀生命！

有人說：人生如夢，爲歡無幾，所謂：「修短隨化，終期于盡」，故吾人應把握短暫之生命，有限之時光，對酒高歌，及時行樂；於是而放縱，而墮落，而自毀前途。

有人說：人生是一場戰爭，爲了個人之權利與享受，應不苟且，不偷安，不向環境低頭地搏鬥，爭取；於是上下交征利，殺人盈城盈野，給人類帶來無限之恐怖與厄難。

這是悲觀主義者的人生，不值得我們顧盼的。相反，有人說：人生是一種蘊藏無限生機的種子；所以，我們應該努力耕耘，灌溉，使生命之蓓蕾，開放芬芳馥郁的花朵，結出璀璨而美麗的果實，因此，他的生命似錦，前程無限。

有人說：生命像一首歌曲，我們應在短暫而有限中去創造，去完成，以六度之六律，來正五明之五音，使它發出純潔，幽雅，和諧之音韻，歡愉自他之身心，使自已有限之生命符號，在人生的五線譜上作一曲永恒的人生之歌，引起天下人之共鳴；因此，他的生命像濁世之警鐘，時代之喉舌。

有人說：人生像一粒寶珠，我們要加倍的彫琢和琢磨，使它放射出璀璨底光芒，照亮他人，照亮整個社會和宇宙；因此，他的生命成爲人間的燈燭，宇宙之太陽。

有人說：人生像一本潔白的冊子，既不能讓它空白着沒有一點痕跡，更不能浪費或亂塗，應每天寫下不同凡響之一頁；因此，他的生命能發出無比燦爛之光輝，與日月爭光，與天地同老。

這是向上的人生，其中亦有部份理由存在。

佛陀告訴我們：人生是寶貴的，整潔的，永恒的，同時是有意義和價值的；但人生的意義並不是在紙醉金迷裡，不是在於物慾洪流中，而是在於智

前今日佛教座談會，叫我發表關於佛教對其他宗教之態度。我覺得先把我的看法講一講，不如先介紹一個世界有名的佛學家的說法

李恆鉞

佛教對其他宗教之態度

一九五三年美國紐約哲學圖書館出版一本書，叫作佛教與禪 (Buddhism And Zen) 是由 Ruth S. McCandless 及 Nyogen Senzaki 二人編著的。裏面有一段講到佛教對其他宗教的態度。他說：「佛教沒有毀滅其他宗教的意見。這就是佛教傳教士與其他宗教傳教士所最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認爲必須先破壞後建設，至少破壞建設也要同時。但佛教是向來不破壞的，只盡其全力在建設方面。在佛教的歷史上找不到血腥的痕跡。佛教傳教士從不用武力或強迫任何地方來搶奪他們傳統的風俗習慣；佛教也向不強迫任何人採取佛教特有的儀式規矩；世界上一切真善美，佛教都採取來；佛教徒研究其

慧領域之擴展，在於精神文明之開創，在於真理生命之尋求與發現。人生之價值並不是在獲得個人的名利利銷，而是在於贊化天地，在於德被四方，在於博愛人類。明乎此，自可披開物慾之障蔽，罪惡之黑幕，宇宙之迷網，把自己被幽禁已久之性靈救拔出來，恢復他之光輝，之整潔、之靈活，這時，你的生命將昇華到人生最高之境界，獲得永恒之真理生命的輕安、愉快、和諧而寧靜的享受，然後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精神，再來這悲慘與痛苦的世界救世救人，成己成人，作爲天地之仁主，宇宙之燈塔。

所以，佛陀的人生是向上的，積極而高超的。

他宗教的理論。佛教的傳播是靠佛教生活的默默影響，佛教宏傳全球是靠各國大家的研究，各國學校的介紹，和各國圖書館的影響。

我覺得佛教偉大的地方在「世間一切微妙善語皆是佛法」，在「我所說法如爪上塵，我未說法如大地土」，在「成佛之法是古仙人道」，在承認十方三世一切佛。在承認獨覺的辟支佛，在收容一切外道，在對任何人都以慈悲濟度的態度。佛說八人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菩薩入地獄去濟度地獄的衆生，佛說無量法門以期不捨一人。我覺得佛教對其他宗教是抱一種和平慈悲濟度友善好意幫忙的態度，我覺得我何幸而作了佛教徒，雖然世間很多濁惡，但蒙佛之恩我得以很樂觀積極的態度，抱著最愉快的心情來爲衆生福祉而努力，看待一切衆生，包括其他宗教徒在內，都是我親密的友人，祝福他們平安快樂，早日解脫煩惱成佛！





一隻母鹿跌入陷阱，中箭，獵人拔刀欲殺，鹿母叩首求救。

母鹿的愛

謝冰瑩



(一)
在一座林木蒼翠的深山裡，聚居着好幾百隻鹿羣，牠們在澗水淙淙，鳥鳴嚶嚶的水草邊，花叢裡，過着平安快樂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國王出來打獵，把

所有大大小小的鹿都趕跑了。只有一隻大腹便便的母鹿，因為懷孕的關係，行動遲緩，便離羣落伍了，這時牠又飢又渴！身體感覺異常疲勞，就在半小時後，產生了兩隻嬌小玲瓏的小鹿。為了求食，牠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子離開愛兒四處尋找；誰知一個不小心，竟跌進了獵人的陷阱，牠放開嗓子大聲呼救，獵人聽到了牠的聲音，連忙跑來一看，高興得跳起來，他正要上前殺死牠，母鹿連忙向他叩頭求饒：

「獵師呵，請可憐可憐我吧，我剛生下兩個孩子，牠們雖然睜開了眼睛，還不知道吃東西；請你釋放我，讓我回去看看牠們，帶牠們出來喝點水，吃些嫩草，使牠們不致餓死，然後我再回到你這裡來，接受你的宰割，請相信我，我決不會失信的。」

這時獵人聽了母鹿的話，覺得非常奇怪，他回答道：「世界上的人，很多人

都不講信用；何況你是禽獸，怎麼會有信用呢？你從死裡逃生，豈有再回來的道理？不能！我不能釋放你！」母鹿聽了獵人的話，真是肝腸寸斷地流着淚哀求道：

「你如果相信我，讓我回去一下，我的兩個兒子的生命，可以保存；否則我們都要死了，臨死都不能讓我們母子會一面，未免太殘忍了，於是牠隨口唱出幾句偈語來：

「我是一隻禽獸，優游於山林之中。凡生物都貪生怕死，不能無故犧牲。如今進了你的陷阱，應當從容就義；但是為了我的兩個愛兒，請你許可我多活幾分鐘！」

獵人聽了，非但沒有絲毫憐憫之心，反而對於母鹿所說的話，更加起了懷疑，他說：

「你說的都是花言巧語，使我不能相信。世界上有多少狡詐的人，牠們所說的話，都是欺騙人的。誰都愛惜自己的生命，很少有能真正為別人犧牲的；人類都很少有這種信義之士，何況禽獸呢？告訴你，我是不會釋放你的，你不用多說了。」

母鹿的心像刀割一般刺痛，眼淚越流越多了，不管獵人是否允許牠的要求，牠仍然誠懇地哀求：

「固然，我是一隻下賤的禽獸，我不懂人類所謂的仁義；但我受了你的慈恩，怎麼可以一去不返？我寧可讓你千刀萬剮地把我處死，也不願活在這充滿了虛偽的世間。我實在為了心痛初生的兩個孩子，只要給我幾分鐘的時間，我便可以探視牠們一下，

立刻回來。我聽說世界上有這種壞人，他們毀佛寺，打比丘僧，殺阿羅漢，逆害父母、兄弟、妻子，假若我不轉來，我的罪過比他們還要大！」

這真是出乎獵人意料之外，母鹿居然這樣通人情，說出許多有理智有感情的話來，他心裡難過極了，他想：我真是冤枉為人！活在這世界上有什麼用處呢？我忘恩負義，殘害衆生，我以打獵為業，不知屠殺了多少生靈？我為人虛偽，貪得無厭，不懂得什麼是三尊，什麼是善惡？方才母鹿所說的話，比人還要有義氣，有感情，我何不放下牠回去，試探一下牠的話究竟可靠不可靠？

於是獵人沒有說話，只默默地解開了縛縛鹿腳的繩子讓牠回去。

(二)

母鹿回到了二子的身邊，緊緊地用前面兩隻腳抱住了牠們狂吻。用舌頭舐過牠們的身體，牠心裡又悲哀，又歡喜，牠流着淚對兒子說：

「我的小孩，世間一切的恩愛，都是有因緣的：有會合，就有別離，我是你們的母親，我應該好好地撫養你們；但是我的生命不能自保了，兒呵，你們不要傷心，不要害怕；本來生命的長短是沒有一定的，我馬上就要永別你們了！」

母鹿說完，就率領着兩個兒子到了澗邊，告訴牠們怎樣喝水，怎樣吃草，然後又流着淚告訴牠們：「今天早晨，我出去尋找食物，不幸墮在獵人的陷阱裡，本來他馬上要殺死我的，為了掛念你們兩個，特

地向他哀求，請他放我回來看你們，可憐呵！孩子，你們剛生下來就沒有母親，兩兄弟要相親相愛，好好地生活，環境是複雜而苦難的，你們要努力奮鬥！」

說到這裡，母鹿已悲不成聲，牠又抱着兩個孩子親了一回，才忍心丟下牠們向獵人的所在走去。兩隻小鹿哭哭啼啼從後面追來，蹣跚蹣跚地一下又跌倒了，母鹿連忙回過頭來警告牠們：

「你們趕快回去，千萬不要來，要不然，我們母子三人都要死了！你們太小，什麼都不懂，真使人傷心：要知道世間無常，一切生物都有生離死別。只怪我自己薄命，連累到你們也受苦，兒呀！你們不要太傷心，免得損害了身體。」

母鹿看見孩子在靜靜地聽着，於是牠又補充幾句：

「兒呵，你媽媽前生一定是貪愛，所以今世變了一隻鹿。生在世上，終有一死，怎樣死法也是由前生註定的；只要心中把貪字去掉，就沒有痛苦了，兒呵，爲了守信用，我現在要去找獵人去了，你們回去吧！」

兩隻小鹿緊緊地抱住母鹿不放，牠們的哭聲是這麼悲慘，這麼淒涼，使小鳥兒聽了，也不覺流下淚來。

(三)

母鹿走到了獵人的面前，他正躺在樹下睡午覺。

「獵師呵，我回來了，請你殺了我吧。承蒙你的大恩，使我回去和監

個孩子話別。我已經告訴牠們，此後應該怎樣獨立生活，牠們都傷心地哭了，實在捨不得和我分離；不過我絲毫沒有遺憾，我不敢忘記你的恩惠，我應該守信的。」

獵人一骨碌坐起來，他看見母鹿果然回來了，非常驚訝！他不知要說什麼好。母鹿看見獵人默然無言，以爲他不高興，於是立刻跪下來說道：「方才承蒙你放我回去，你的恩惠重於天地，爲了感謝你的大德，特地回來就死。獵師呵，請你早點殺了我吧。」

獵人看見母鹿這樣守信用，有義氣，牠真是一隻有節操，有志向的鹿，牠能够捨生赴誓，實在太令人感動，正在這時，兩隻小鹿也追來了，見了牠們母子悲戀，難捨難分的情景，獵人的心早已軟化了。他向母鹿叩了一個頭說道：

「只有天和菩薩，才這麼有信用。我聽了你的話，真是毛骨悚然，慚愧萬分！我絕對不敢加害於你，寧可殺掉我的妻子，把我粉身碎骨，也絕不忍傷害你——你還有靈性的神鹿。」

獵人叫鹿趕快回去，母鹿和兩隻小鹿，狂喜萬分，牠們呦呦地大聲叫着，表示感謝獵人，臨行時，母鹿又對獵人致謝：

「我生長在這亂世，本來應該供給廚子殺來烹吃的，只爲了兩個初生兒，我向你請假回去探視，承你的仁愛，赦免了我的死罪，使我們母子團圓，真是功德無量；我對你的感激，絕不是我的拙嘴，所能說得出的。」

(四)

獵人回去之後，把他的奇遇，詳細地報告國王，國王也大大地受了感動，他告訴國人，鹿懂得仁愛信義，從此以後，再也不許人上山打獵了。

於是原有的鹿羣都歸來了，牠們從此再也不用逃亡，永遠地過着安逸幸福的日子。
(本文取材於佛說鹿母經，描寫母子之愛，深刻動人，幾有一字一淚之感。)



二、獵人向母鹿叩首說話，母鹿身邊有兩隻小鹿。

「含笑山房隨筆」 出版發售預約

本書係胡國偉居士原著，曾在「人生」佛刊發表。現爲便於社會流通，改用「谷懷」筆名，印發單行本。內容分：從笑話說起，我爲何學佛，我爲何信佛，我爲何修佛，金剛結等五篇，共三十五節。有人情世味，有禪思哲理，是人生的體驗，是真理的追求。四十八年一月出版，每冊定價新臺幣六元。預約價每冊新臺幣五元，港幣一元。書款寄臺中市成功路三十七號瑞成書局（郵匯劃撥戶五二五七號）或基隆市愛三路二十號自由書店（郵匯劃撥戶一二四六五號）均可。

菩提文藝社啓

承印各種翻書
照製版平 刷印版平
正誠印書館
中西裝訂 完全自營

地址：臺北市柳街一六六巷三十號

如是奇談之十一

「屎居士」與臭婦人

胡國偉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以西施之美，一旦身染穢臭，人們尚且掩鼻而走，不願瞧她一眼，美不如西子者，則更無論矣！甚矣臭之討人厭也。臭莫甚於屎，而屎又是人人必拉的，臭皮囊滿天下，我們住的究竟是什麼世界？阿彌陀佛！」

「秀色可餐」，這是形容美人的借用語。要是臭氣薰天，觸鼻欲嘔，雖秀色在前，恐怕也餐不下去吧！在莊嚴法會裏，假如有美麗婦人，身發惡臭，那末，不獨居士們討厭，恐怕法師們也難受。這不是開玩笑，乃是釋迦老子大演神通妙力，使人遠離愛欲的權巧方便法門。居士們請不要生氣，太太小姐們也請勿見怪，且讓我說一個「屎居士」與臭婦人的故事。

話說佛住世時，有一天，在竹園會上，為大眾作不淨觀的說法。佛言：「人身中有七藏處。云何為七？一者風藏，二者熱藏，三者濕藏，四者冷藏，五者熱藏，六者見藏，七者欲藏。這七種藏性，各依根塵起用，其中最愛執著牢不可破的，莫若欲藏。愛欲緣色而起，其依止處是最不淨

的。涕唾痰膿膿血，筋骨皮肉，心肝五臟，腸胃屎尿，都與欲藏有連帶性，色性激動時，這些不淨的東西，就起了特殊的作用。喻同愛別離苦，則涕淚交流，即其一例。」

其時法會中有一居士，名叫「選擇」，家裏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太太，名叫「妙色」，比西子還美，是一個「端正有相之女」，姿容卓越，楚楚可人。居士對她恩愛有加，終日依戀，如漆投膠，五內煩惑，慾火熾盛。聞佛所說，心迷不悟，大不謂然，便對佛說：

「世尊，你的說法，我不敢苟同，我的太太，端嚴福相，珠圓玉潤，花膚雪貌，吐氣如蘭，甚至流出的汗，都是香的，並無各種穢臭。我們的愛情，是純潔的，你說欲心起於屎尿，到底是什麼道理？」

佛知「選擇」有宿根，今機緣成熟，應當得度。乃教他靜參，作不淨觀。居士依法觀照，忽見一婦人，美麗絕倫，態度端莊，躍躍而來，步入法會大眾中。居士定神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太太「妙色」，便問：

「汝為什麼到此兒來？」

「我想來此聽佛說法。」居士由是把自己的衣服展開鋪地，牽婦坐其上。少頃，一陣惡臭襲來，居士以手掩鼻，煩躁不堪。向左右

一望，也不知臭從何來，只得說道：「誰個無禮，在眾中如此惡作劇？」

跋難陀尊者坐近居士，也不堪奇臭衝激，又不便作聲，見居士如此情形，便隨口問道：

「你為什麼掩着鼻子老是看着我？」

「有甚大的臭穢！」言下表示疑態，注視尊者。

時會中大眾皆注視婦人身上，尊者也看見婦人的糞穢已弄髒了居士的衣服，便說：

「不要瞪着我，還是看看你的太太吧！」

「我妻素來淨潔，滿身香氣，那會有此臭味？若還不信，就應先自觀察。我恐怕這種穢臭，是你弄出來的，也說不定！」

跋難陀聞言大怒，即從座起，指着居士罵道：

「你現在應該叫作屎居士了！你的太太糞出衣上，你為屎塗污，還不知羞，反要誣謗別人，真是豈有此理！」

尊者說完，即拉住居士的手，向眾喝言：

「這位屎居士，污了道場，應驅出會外！」

居士看看婦人坐處，果然糞穢滿衣，有黃有黑，又爛又臭，一看已覺心裏作悶，再看更覺胃中反湧，同時，掩鼻過久，又要猛抽一口氣，臭味直冲肺腑，便不能自制，立時大嘔大吐。居士又氣又惱，對婦破口大罵：

「我因為敬愛你，才展衣讓你坐

，你又不是小孩，為什麼大便急時不趕快出去？你是大人，如此失禮，見笑大眾，還成什麼規矩！」

臭婦人努兩下嘴，射他一眼，輕蔑地說：

「你願意接近一個屎囊，拉屎是應有的事，還怪誰？」

居士氣到無話可說，滿臉通紅，怒極生恨，恨極生厭，就算臭婦人貌勝西子，也都覺得討厭了！他惟恐衣上糞穢，污及身體，乃向跋難陀：「老法師，有何方便，得以離此污穢？」

「老實告訴你，」跋難陀說：「不但此糞會污染你身，還有種種衰老病死的污濁東西，都是你所應得的。欲離五濁惡世，首當遠離這個臭婦人。你婦這般拉屎撒尿，令大眾頭痛悶亂，你還不覺羞？」

「各位佛弟子都很慈悲，你為尊者，該是這樣惡口的麼？」

「像你這樣迷戀色相的人，還有什麼可憐！你現在看看自己，是不是潔淨呢？我說是你妻所為，你總不信，反欲謗我，現在怎樣？」

居士不堪刺激，便轉而呵斥其妻：

「你這臭醜婦人，污我穢我，悶我惱我，我的面子，給你丟光，滾出去！」

居士一怒而悟，其妻去後，便沉下氣，向跋難陀尊者請教：

「老法師，恕我吧！我現在明白了女人的詭曲，諸多過咎，不淨充滿，心生厭離，於色欲中，無所選擇。意欲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你看怎樣

？

「佛門是清淨地，」尊者說：「你形體這樣污穢，若以香塗體，經三年兩載，或許可以出家，堪任如來家業。」

「我若塗香經年歷歲，或許身已無常，或許佛已滅度，豈不是錯過了我家求道的因緣？要是現在聽從我出家，我就不再住城邑聚落的僧房精舍，要遠離市村入於深山，作一個阿蘭若處，衲衣乞食。這樣，住於空閑處所，縱然我身污染未淨，也不會有入聞到我的臭味了！」

佛聞言，知居士已澈悟，便命他起座，沐浴更衣，然後呼之曰：

「善哉善哉！你前來，我為你祝髮。從今以後，你為沙門，修持梵行，永不退轉。」

佛說已，居士鬚髮自落，袈裟著身，手持應供鉢器，現比丘身。佛為四轉法輪，演說苦集滅道四諦。居士便遠離塵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入於聖域，永出生死。佛再為說法，乃至證得阿那含果，不復還生欲界。

是夜已過，次晨，比丘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次第行乞，遂至本舍，站在門外。其妻妙色見是已夫，光頭法服，出家為僧，不覺大吃一驚，臉色由青而白，由白轉紅，盈眶熱淚。歇了一會，才含恨地說：

「時隔一天，事前又並無一言，就捨棄了我去做和尚，夫妻之義是應該這樣的麼？」

「你還不知羞，」選擇說：「難道你昨天在法會上便穢我衣，污我身體，這是應該的麼？」

「這是什麼話？」妙色忿然答道：「你既然為比丘，難道還應肆口謾謗人麼？我從娘家到你家來，從未出閨門一步，何況竹園法會那樣遠，我怎會到那邊去呢？」

比丘此時才恍然醒覺，原來昨天法會那一幕穢臭活劇，是佛以神通力教他修淨觀所見的境界，直至佛命他起座，都認作實有其事。他自己思惟——昨日以幻作真，今日也不妨視真作幻，欲藏到底是依止不淨的，妙色雖美，又何何必貪戀？既得法眼淨，自不能退轉於三藐三菩提。他正在沉思，忽然來一個惡魔，對他說：

「汝昨天見的，非真妙色，只是化作那污濁，來誘惑你心罷了！你今虛妄，非真比丘，仍可五欲自娛，何必受沙門瞋毀詆訕？這沙門常以術惑人，誘其出家，今日誑你，也是一樣。」

選擇比丘以證真法故，即知是魔道，便說：

「惡魔，你別惑我！你是虛變幻化，我亦虛變幻化，連妙色姊妹都是同樣虛變幻化。如佛所說，諸法皆空，虛幻不實，色身無常，更何必貪愛色相？」

爾時，妙色聞此說法，頓悟色空，背塵合覺，得法眼淨。獨棄憂悔，破除魔障，於佛法中，得無畏法。由是對選擇說：

「你能於佛法中，樂修梵行，所為甚善！我也決心皈依佛陀，出家修道。」——化塵緣為法緣，化幾心為覺心，整個故事，就是這樣在喻言寓意中虛

幻變化。以佛眼看，是神通力的不可思議處。就凡夫說，也可作權巧方便的精神境界看。所謂「屎居士」，從此變成法相莊嚴的和尚，現比丘身得度。所謂與婦人，只是因事立名，從此也洗淨鉛華，無「醜」相，無「曲」相，無「西子」相，無「妙色」相，四相皆空，現衆中尊的比丘尼身。我權作觀世音菩薩，現比丘尼身為她說法，她自然也以比丘尼身得度。

× × ×

本篇取材華首經原文如次：

「佛言：人身中有七藏處。一謂風藏，二生藏，三熱藏，四冷藏，五熱藏，六見藏，七欲藏。是諸藏中，欲藏最堅。依止涕唾痰涎膿血，筋骨皮肉，心肝五臟，腸胃屎尿。時會中有一居士，名曰選擇。妻名妙色，面貌端嚴，姿容挺特。居士愛戀，煩惑熾盛。聞佛說此，即白佛言：『世尊，莫作是說。云何欲心，起於屎尿？我妻端嚴，無諸臭穢。』佛乃化作婦人，端嚴殊潔，狀如妙色，正容徐步，來入衆中。居士問曰：『汝何故來？』答曰：『欲聽說法。』居士即牽婦坐其衣上。佛復以神力令是化婦糞污其衣，使此居士不堪惡臭，以手掩鼻，顧問左右：『誰為此者？』」

我妻淨潔，身無諸穢。若有礙者，當自觀察。我意謂汝為此穢耳！」

「汝今應念屎居士也！汝妻糞出衣上，汝為屎所塗，乃無羞恥，反欲誘人。」

「汝難陀又復唱言：『此屎居士可遣出會！』即以手牽令出衆外。居士語其妻曰：『我敬汝故，令汝坐我衣上。汝為大人，法應爾耶？』妻即答言：『你近屎囊，法自應爾。』居士爾時即生厭心，欲去衣囊，無令更污身體。謂難陀：『當以何方便，得離此穢？』

「難陀言：『非但此糞污染汝身，更有諸穢，是你應得；若欲離者，當還此婦。』今汝乃以汝妻糞令此大家頭痛悶亂！」

「居士答曰：『諸釋子等皆多慈悲，汝甚惡口，乃如是耶？』

「難陀言：『如汝今者，何可憐愍！汝今自觀為淨潔否？而欲誘我！』

「時居士謂其妻曰：『汝可還歸！』居士既遣妻去，語難陀言：『我今明見女人詭曲，多諸過咎，不淨充滿，心生厭離，欲於佛法出家為道。』

「難陀言：『汝今形體臭穢如是，若以香塗經年載，然後或可堪任出家。』

「居士答曰：『我若塗香經年載，或身已無常，或佛滅度，壞我出家求道因緣。今若見聽，得出家者，我不復住城邑聚落僧房精舍。當作阿蘭若，乞食衲衣；住於空閑處，誰聞我臭？』

「一時佛聞言，呼之曰：『善來！汝今為沙門，修持梵行。』」

拔草記

——二之記雜活生——

院裡的前面，有數十坪荒地，自從我們搬入了這座新房子，就準備好好地美化周圍的環境。來到這裡不到一個星期，院長便從遠地運來許多新鮮小草，我們一方塊一方塊地把他栽在地上，每天早晚噴着輕鬆的小調，一勺一勺的水澆在小草上，經過了一段時間，院前的荒地，果然換上了嫩綠色的新裝了，彷彿四月的秧苗，被開逸的微風吹拂着，如綠海起伏的波濤，既清新，又可愛。

每天清晨，我們在這塊如茵的草地上迎接美麗的朝陽，踏着那嬌翠欲滴的小草和泛紅的野花，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彩色的鳥雀啾啾着晨之戀曲中，送上旗桿，讓他自由地飄蕩在碧藍的上空。每個傍晚，我們孕育在夕陽的餘輝裡，看天空彩霞般的無窮變幻，聽夜幕音樂地輕輕下垂，於是，我們和小朋友嬉遊在夜神的懷抱，數着天空中快眠的亮星星，直到寒風使我們打寒噤才回室內。這塊草地，已參入我們的生活裡，它——帶給我們蓬勃的生命，點綴那些枯燥呆板的生活，使我灰色的心窗，換上了一層嫩綠的薄紗。

時間的消逝，增長了各生物現狀的變異，朝鮮草在時間、陽光、水、土、肥料，人工等等的因緣薰習下，

較前蔥鬱多了，同時，伏埋在土中昔日的野草根，此時亦破土而出了，不到幾天工夫，它生長得比朝鮮草還繁榮，茁壯，而且掩過了朝鮮草的本來面目了。真是「有心種花花不發，無意栽柳柳成蔭」。

這些日來，院裡爲了保持原有的美觀，特地推行了一項拔草運動，每於休息期間，我們成群結隊地，在悠閒的氣氛中，邊談邊笑着，一根根把野草連根拔起，我想就是春風數度，野草也不會再醒來的。

又是個夕陽斜照的傍晚，我們沉默地躺在絢麗的光彩裡，天邊露出一片晶瑩的湛藍，正在工作的我們和小草被柔和的夕陽餘輝輕輕地吻着……多動人的一幅玉色繽紛芳草圖。

「夕陽無限好——」是誰打破了這兒的寧靜？是的，多美麗的夕陽呀！

「只是這黃昏。」易傷感的我，是不會留戀太美的境界的，因為我怕失去它時而反留下更多的悲傷。

「萬物皆無常，何必苦執着？」我的視線找尋着這聲音的來處，啊！原來是「坐禪道人」黃主任，他那滑稽的樣子，使我們都不期地笑了。

熱鬧了一時的我們，又一次沉默地工作着，也許大家都被剛才的話所感而作「無常」觀了吧！

「院長，野草怎麼越拔越多了一口北平腔的趙老師，彷彿受了委屈似地嘆着，我們都和他頗有同感，心裡實在着急，那麼多的野草，不知要拔到何時何日？」

「這就是佛法？」院長是個虔誠

的佛教徒，他的話老是使我們墮入五里霧中的。

「爲什麼？」一向急性子的我，對問題的追索如蠅見糖，我這問題是發自全體拔草者的心聲。院長望了望我反問道：「有心種花花不發，無意栽柳柳成蔭」你對這詩的悟解如何？那還不簡單，我毫不思索地回答：

「這詩是喻人們有意向善而不易實踐做到，無心習惡，壞習慣却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了而在八識田中，壞的習氣欲改不能。同時，住相佈施，其功德有限，無相佈施，功德無邊也。」

「是的，一個人想養成好的習慣，非常不容易，同樣地改除壞習慣亦是困難的。這正如拔草的道理一樣，若好習慣喻朝鮮草種，壞習慣是野草，長的話，那我們爲什麼天天希望朝鮮草成長，結果是野草遍地，使原來的好草都被遮住了，如果我們再不及時剷除它，將來這個花園將會成爲野草的世界了。人們的心，也是同樣的道理，他本來是一叢嬌嫩的朝鮮草，是面光亮的鏡子，由於貪、瞋、癡三毒之一念無明，使心園荒蕪了，心鏡塵封了，結果失去了原來的光潔。如果我們希望心園茂盛，心鏡明亮如昔，那麼我們應及時剷除心田中的野草並拂拭塵埃，使心園不至於太荒蕪，心鏡不致於太模糊……」

聽完了院長這段寶貴的啓示，我覺得有許多看不見的手指，彷彿貝多芬正彈着命運交響樂，那激烈而沉重的音符，咚咚不斷地敲落在我心靈底琴鍵上……

茲聘

鐘時明居士

爲本社經理

人生雜誌社謹啓

鬚髮忽然自落，袈裟着身，恭執應器，如比丘像。佛爲說法，苦集滅道，居士便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阿羅漢。佛重爲說法，乃至得阿那含。過於是夜，執衣持鉢，詣王舍城，次行乞食，遂到本舍，在門外立。其妻妙色自見其夫，剃頭法服，出家爲道，即語之曰：「法應捨我爲沙門耶？」

選擇答曰：「汝昨法應於我衣上便棄不淨，汚我身體耶？」妙色答曰：「汝爲比丘，應入耶？」我從父舍到汝家來，未見外門，況至竹園法會？」時有惡魔見之，語居士曰：「汝昨見者初非妙色，是化作如是，詐惑汝心。今可仍以五欲自娛。沙門瞋惡欺汝耳！汝今虛妄，非真比丘。瞋惡沙門常以術惑多人，令其出家。今之誑汝，亦復如是。選擇比丘以證真法故，即覺是魔。便謂言：『惡人，汝亦變化，我亦變化，是妙色姊俱爲變化。佛所說法，皆空如化。』爾時妙色得聞此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獨除疑悔，不隨他語。於佛法中，得無畏法。謂選擇言：『所爲甚善！能於佛法，樂修梵行。我亦於法，出家爲道。』……」

院中枯葉片片，牆角的桂花樹葉沾上了滴滴露珠，這是陰霾蕭條的冬至清晨。我一覺醒來，就記起了我的誓言——每逢今日，必定絕食一天，來悼念我西歸的慈母。這並不是我形式上的舉動，而是發自我內心的真誠，我要使在這一天沉重的追念那段永誌難忘的往事。

那要回溯到去年冬至前數月，母親得著那惡症後，我就日夜怔忡不安的憂慮着，在那間窄小單調灰白色的病房中，我和父親及弟妹們都竭盡各人的力量，輪流來服侍母親，我們都

誓

慕

至前夕，母親的病情更壞了，身體某些組織器官時常發生激烈的痛楚，以致精神敗壞，飲食不思進，每天僅賴葡萄糖及血漿的注射來維持生命的需要，父親和我看到這種危急的情況，更是憂急異常。每當醫生告訴我們懊喪的消息，更使我們暗流很多憂淚。冬至日晨間，醫生們會商結果，準備以一種強力的殺傷藥劑來為我母親注射，事先醫生警告我們：

病人此項嚴重的考驗？……」父親與我商量後，為着不能目視自己的親人坐以待斃，毅然決定願意接受這不可預料的考驗。我們唯一可以信賴的是：佛陀會被佑母親的。那永遠難忘的冬至傍晚，母親痛苦中接受了一針白色的粉液劑，父親和我都環立服侍在母親的床前。藥性反應起先蠻溫順，但到了八點半的時候，母親突然從睡夢中驚醒的痛吟起來，我慌忙的走到床邊，扶慰住母親。當我看到母親慈祥削瘦的面孔上，緊皺着雙眉，咬緊住牙關，乾癟的嘴唇蠕動着發出一陣陣的痛呼，使父親驚慌得馬上去找醫生。那殺傷具有腐蝕性的藥水，發出了藥性，藥劑在腹中流動着，原先痛的地方更痛了，原先不痛的也痛了。醫生來診視後，說：「只能等待藥性的消失，疼痛才能制止，也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制止藥性反應的。」因此，父親和我熱切的盼望藥性快些退去，可以使母親輕鬆下來。痛了一小時，母親漸漸的平靜下來，剛要睡上眼時，母親又痛吟起來了，痛疼再度掀起週期性高潮。一陣陣冷汗從母親痛苦中逼流出來，臉色更見蒼白，嘴角手脚不住痛苦的抽搐着。目視母親痛苦的表情，我的心中又似一針針扎刺在我心中一般難受。神經痛使母親不能保持平靜，躺臥中要坐起來，而坐又坐不動，我和父親輪流的到她背後撐着，長久壓負在母親背後的我，汗水淚水直流滿額。母親痛苦中強忍鎮靜的噙着南無觀世音的聖號，以期忘懷肉體上痛苦的折磨，我也唸誦着佛號，希望佛陀快

些保佑我的母親；整整一個晚上，母親週期性的劇痛着。等到她稍能睡後，父親和我面對着不禁憂淚同下。下半夜睡眼沉重，我數次自摘眼皮保持清醒。一直聽到雞啼入聲，看到母親脫力平靜睡去，才稍覺放心。

那天是冬至，想到母親與病痛掙扎的情景，我斷然誓言，每年此日一定絕食來悼念那段痛苦的往事。雖然，那針劑暫時減少了母親病症的惡化，但是母親仍是離我們而去。

今年冬至的晨間，在母親靈前上香後，我沒吃每日早餐中的牛奶與稀飯，便懷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到學校上課。細雨濛濛的途中，使我在心中更添上濃濃哀愁，格外的想起母親生前對我的慈愛。學校中，上了一天課，也不知在腦中裝進了些什麼，神志惶惶，我只覺得兩餐沒進，空癆的胃腸上下翻動難受外，滿腦都是母親生前對我的愛撫情景。晚上歸去，故意延誤了晚餐時間。回到家四肢無力，頭腦有些昏沉，家人問我何因，我僅答不舒服，喝了二杯開水，飢餓得很難受，當我想到那慈祥削瘦母親的面孔時，那粒粒汗珠從母親痛苦抽搐的嘴角下滴流下來的情景時，我又覺得我並沒有什麼難受。

臥室中，正想書，忽然電線故障，滿室黑漆，我乾脆的倒臥床上；這時一幕幕去年冬至日的回憶，又展現在眼前，我彷彿覺到枕邊濕了一大片，思憶中我安然入夢，我過了一個我認為愉快的冬至，因為我實踐了我的誓言。

禮世尊頌 吉祥居士

如來座上一枝拈，
百萬人天盡默微；
從此開花隆五葉，
頭陀伽葉悟當機。

入寺有感

青山遠在人長流，
茹素禪機好自修；
踏破名山上九古，
吉祥寺內問根由。

落髮有感

拋却紅塵萬事休，
煩惱斷去作光頭；
一塵不染悟真去，
願滿虛空禮佛陀。

靈光塔孤吟

狂風嫉塔海潮怒！
雨帶愁聲灑崖阿；
飛雁帶來禪消息，
忙人踏波笑呵呵！

雨景感懷

秋風淒雨愁悵然，
古剎名山好參禪，
對首吟詩無窮樂，
禪機如潮詩連篇。

編者的報

——者編——

本刊再繼續出版，我想總會有許多人覺得奇怪的，因為我們在本刊的第十卷十二期上，已經刊登了暫時停刊的啟事，為什麼現在又突然出版呢？且仍由我來負責編務。

事情是這樣的：早在去年八月間，我忽然接到了一位最知己的友人，給我的一封信，他在來信中，很誠懇地對我說：『……我很佩服您的精神，一個人唱獨腳戲，編校一本刊物，也真不容易；不過，我也很爲您可惜，因爲您在這個年齡的時候，正有充沛的精力，可以埋起頭來多做幾學問。但是您却在爲人作嫁，而荒費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未免太可惜了。』

請恕我直言，……當時，我把這封信，反復地看了數次，覺得朋友的話是很有道理的，我是應該爲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於是，我就決心上山去，向我們的發行老法師辭職，但老法師則說：『時請不到人負責，勸我發心編到底。』因此，在十卷最後一期，就將啟事刊出。殊不知啟事刊出後不久，我接到許多愛護本刊的作者讀者，紛紛來函，要求我們再出刊。也真想不到我們的這本刊物，有這麼大的影響，實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又如有一位老法師會當面對我說：『年輕人應該多發發心替佛教做事的，您爲什麼要偷懶呢？而人生刊已有十年歷史了，現在在您的手上停刊，您於良心安嗎？要知道爲佛教做事，即使與點苦也是很有意義的；況且您除了編刊外，還是照樣可以用功哩！』

後來，東公法師也對我說，各方作者讀者對我們這本刊物，非常的關心，假如不出刊的話，未免太辜負人家的盛意了；他希望我再發心編一個時期，等請到了人後再說；這樣我只好又把編務答應了下來。以上是說明我個人辭職去職，及本刊受到各方作者讀者關切的一段經過。

我們這次的出刊，可以說全係爲各方所要求。今後，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除自己訂一份外，還請代爲勸請他們的諸親友多多訂閱，以便不使本刊在經濟上受到困難。過去發心爲本刊惠稿的作者，仍請本着過去的熱心，爲我們不斷地賜稿，則功德無量！

想見到本刊的讀者，亦作如是感想吧。我們在這裡，並向梁先生致謝意。

本期能在匆忙中按時出版，這是由於各方作者給予我們的幫助，迅速地把文稿在每月廿五日以前寄到，因爲我們在每月廿八日就得把稿編好交廠去檢字。

一、大德，因日前在報上見到美國基督教全國理事會世界秩序研究大會，竟主張美國承認共匪政權，並准許共匪進入聯合國，荒謬新聞，由於愛國心切，頗爲憤慨，故特寫「基督教給我們失望了」一文，在本期發表了。此文就知會了。

「談神通與入通」一文，是醒世將軍今年爲本刊所寫的第一篇論著；這篇說理的文章，其內容非常充實，頗有獨到見地；讀者中如有人想修神通的話，可看此文，究竟修神通對我們學佛的人有什麼好處？「修學的功夫」一文，不是作者喜歡妙冷飯式的抄古人的文章來湊篇幅；作者的用意是：引證過去大德的箴言，來誘導現在學佛的人，如何在做人及修行方面用功夫，其用意甚善，希讀者細心閱讀。

敘記緣起

——作而事故僧高代歷爲——

民國四十五年秋，南亭禪師經於臺北華嚴蓮社，彭楚珩居士，即無間風雨，橫經座前，悉心諦聽，自始至終，未曾或闕；當時只知其樂於聽受，而不知其擅於寫作。

迨後，門人成一，以彭居士編著之革命先哲故事兩冊陳閱，並獻議取其體裁，編著歷代高僧故事，南亭甚聽其言，旋即就商彭居士，以諸緣和合，一談即洽，而彭居士命筆直書，成茲首輯。

竊以我國自漢明帝永平年間（公曆五八——七五），佛教教義傳入以後，歷時幾近二千年，一班志行高潔，學識淵博之士，相率而入於佛門中者，不知凡幾；因而使佛教教義，被化於廣遠數百萬方里之領域中，而成為我國傳統文化之精髓，此顛撲不破之事實，固爲吾國人所公認而無或置疑者。

歷史係於文化之累積，而文化賴乎學人之傳播，我佛教創始於印度，而中衰於印度，而大振於我國；揆厥緣由：實以我歷代之高僧大德，潛高蹤於山林，揚教義於寰宇，陶鑄人心，淑濟世風，我和平中庸之民族性，爰賴茲以確立。

佛陀降生，本一應世之大因緣，而歷代高僧，接踵轉世，亦即此大因緣中之小因緣；惜以僧傳義奧，艱於閱覽，事記於藏，潛而未通，彭居士隨順世緣，據於傳記，以通俗筆法，撰著茲書，非特闡酒德之幽光，亦具淑世之悲願；發心弘教，誠有足多者！

況復擬上起魏晉，迄近世，就千數百篇歷代高僧傳中，取四十人，錄其掌故，著爲歷代高僧故事一書，編作四輯，輯爲十冊，冊紀一人，八二萬餘言。茲以首輯十冊，付梓發行，適南亭承任中國佛教會文教委員會主任委員，曾一一閱及，謂爲鑒定固未敢，特記緣起以當序。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十日南亭
於臺北華嚴蓮社。

爲篇幅關係，不能一一介紹，敬祈讀者自己去欣賞！這本報，並願祝本刊作者讀者，新春快樂，爲法珍重！

謝水堃先生聽到編者續編本刊的消息，特在忙中爲我們寄來「母鹿的愛」一文，其故事取材於佛教寓言；但經謝先生用語體文一改造，讀起來則就其爲動人了。謝先生並告訴編者：她將每期爲我們寫一篇這樣的寓言故事，交本刊發表，愛讀謝先生文章的讀者，可等諸佳音！

本期每篇文章都是最佳作品，因爲篇幅關係，不能一一介紹，敬祈讀者自己去欣賞！這本報，並願祝本刊作者讀者，新春快樂，爲法珍重！

中國佛教會與臺灣省佛會

組團環島視導

(本刊訊)



中國佛教會與臺灣省分會合組之弘法視導團，于上月下旬由南部視導歸來，復于新歲四日開始北部及東部視導工作。是晚八時，假善導寺舉行弘法視導大會。首由副團長道安法師報告弘法視導師報告弘法視導要旨。繼演泰國慶祝二千五百年的佛誕盛況等電影。此一弘法視導大會，至十時許始告結束。到會大眾，均滿懷法喜而去。

中華佛教文化館

舉行佛七賑濟貧民

(北投訊) 中華佛教文化館於本月九號起舉行佛七，至十五日圓滿，十六日適逢教主釋迦牟尼佛成道紀念，發給貧民米，加惠貧民，屆時敬希各地善男善女前往參加共修淨業，同沾法益云。

十善業道經妙慧童女經

語體文講話出版了

本市華嚴蓮社南亭老法師，應中國佛教會之邀，在廣播組各特約電台佛教之聲，所講二經，純用語體文解釋，淺解易懂。為初機學佛者，所不可不讀。二經內容，足為人乘、天乘、菩薩乘，入道之階梯。現已自費出版，全書近二百面。以白報紙印成，以成本過高未便贈送。因定價十元，五本以上八折，十本以上七折。請利用華嚴蓮社劃撥帳戶一

二五八八號(特歡迎至各地郵局索單照填手續簡便，不須滙費。)

善導寺冬季恭請

印順老法師講經法會七天

(本刊訊) 本市善導寺，冬季講經法會，恭請印順老法師，連續作七天佛教學術專題演講，業於本月四日開始。講題計有：心為一切法中的主導者；涅槃思想的開展；修身之道；不思善不思惡之悟入。聽眾多為各界知識人士及佛教信徒。印順老法師，佛法精通，世學淵博，辯才無礙，善說譬喻，深入淺出，引人入勝，故每晚聽眾，均有二百餘人，法會之盛，法味之美，莫不嘆為未曾有。

出家僧尼與貧病之佳音

仁壽堂國藥號已經開業

(臺北訊) 幾位慈悲利他之佛徒，集資創辦的一所仁壽堂國藥號，與中醫聯合診所已於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開業，該堂位於臺北市南昌街一段一三九號(電話二五八九四號)地點適中交通便利，乘一路、南○、東○、路公共汽車在福州路口下車即到達。

該堂以發揚國粹，服務社會，便利人群，救濟貧患為宗旨，貨真價廉，一律特價優待，出家僧尼與貧苦患者，皆可成本折算，配方送藥，迅速便利，代客煎藥，清潔衛生。

該堂設有中醫聯合診所，教聘內科、外科、婦科、眼科、痔科、小兒科、針灸各科名醫駐堂應診，收費不計，各隨自力奉送，出家僧尼與夫貧苦無錢醫治之患者，可以免費診治。

青草湖靈隱寺傳戒盛況空前

(本刊訊) 此間青草湖靈隱寺，於本月一日舉行傳授沙彌十戒，及開學典禮。該日到有南亭、東初、默如、道安、戒德、悟一、星雲、聖印等法師，中佛會秘書長陳現、聯對聖手張劍芬等居士一百

臺灣唯一素食之府

世界素食處

一流名師

負責烹調

精細美點

經濟小吃

包辦筵席

到府外燴

電話叫菜

隨叫隨送

臺北武昌街一段23號
電話二三八〇六

餘人。

是日上午由太滄演培和尚為新戒十五人授沙彌十戒。下午一時補行靈隱佛學院開學典禮，首由無上院長致詞，報告成立經過，繼由南亭東初道源默如四法師致詞，末由教務主任續明法師代表致謝詞。新竹女衆佛學院員生亦均參加，濟濟一堂，盛況空前云。

中壢永平寺聖像開光陞座

恭請白聖老法師宣講普門品

(中壢訊) 此間由妙果和尚、達清師、姜春慈、姜真居士等，發起新創之永平寺，於農曆十月廿六日舉行落成暨觀世音菩薩開光陞座典禮，啓建祈禱超薦法會兩天；祈禱反政勝利，陣亡將士超昇極樂。並恭請白聖老法師自廿八日起為期七天，每晚六時半至八時半，宣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由智道師翻譯，聽者踴躍法筵殊勝。

法雲精舍落成典禮

(本刊訊) 本市法雲精舍，於農曆十二月初三日，舉行落成典禮。該舍為默如、戒德二法師，新購民房改建而成，用作自修、弘法道場，房舍精美

八通便利。是日四眾佛徒，前往道觀觀禮者，有數百餘人。

華嚴蓮社為佛學泰斗

常懷老法師舉行廿週年紀念

【本刊訊】本市華嚴蓮社於上月二十六日上午舉行追念已故佛學泰斗常懷法師示寂二十週年紀念，是日前往參加者，有證蓮、慶規、東初、默如、戒德、佛雲、清月、靜海、了中、性如、能果、弘慈、果宗、演培、悟一、隆根、松年、妙峯、印海、幻塵、李子寬等法師居士一百餘人。

北投文化館冬令

施放寒衣



菲律賓出席第五屆世佛會代表團各團體在菲機場歡送該團時留影

【本刊訊】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住持東初老法師，近從檀香山華僑募得寒衣六十包，除於上月四日發給當地貧民一大批，並有一批於七日發給臺北縣新莊樂生療養院病患者。又該館每年於冬季施賑食米於該地貧民，本年仍舉行冬令救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第一四一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警字第第二〇九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掛號第八五五號

香港松泉法師創建法雨精舍落成典禮

香港松泉法師創建法雨精舍落成典禮

【本刊訊】香港松泉法師，李寬彥、陳寬恒、林本明等居士於冬月初三日，為該會舉行落成典禮，是日到會致賀觀禮四眾佛徒，有定西、優曇、覺光、茂慈、明常、佛宗、倫參、洗塵、慶輪、旭朗、元果、達道、宗實、蓮舟等法師、陳靜濤、林康侯、黃允政、陳寬恒、李寬彥、毛文遠、林榜真、嚴寬結、楊日霖等居士一千餘人，盛況空前。

中華佛教文化館贈緬甸

佛教會大藏經及佛學辭典由樂觀法師代表親交緬甸副總理宇登貌氏

【本刊緬甸訊】中華民國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法師，為酬前年緬甸佛教聯合會贈送該館古銅佛像之盛意，於去年特贈送該館影印精裝大藏經一部及佛學大辭典一部，贈予緬甸佛教會，現該經書已運到，由樂觀法師代表贈送，並由緬甸副總理宇登貌氏及政府首長均到會，並由副總理親自接受贈經。此一中華文化交流之大典，曾獲與會各國觀禮來賓一致欽仰與讚揚。

日本佛教邀請我國參加

釋迦佛二五零零年讚頌會

【本刊訊】日本定於今年三月舉行之釋迦佛二五零零年讚頌會，已於去歲來電邀請我國出席，該會定期五天由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時起至卅一日上午十時止。在日本首都東京舉行。此次邀請參加國家有亞洲各佛教國家及歐美各國。我國被邀請四人，中國佛教會前月得外交部轉來邀請電文後，即召開常務會議，選派四位代表，然因當時常務理事各人推選之人事不同，遂公推十二人由政府去選定。此十二人中據聞有演培、白聖、道源、道安、隆道、丘漢平、李添春等法師居士。

泰皇陛下駕臨玉佛寺禮佛

封賜中泰高僧爵銜

【本刊訊】泰皇上萬壽節皇主陛下，近曾駕臨玉佛寺禮佛及封賜各中泰高僧爵銜，華宗僧務委員會華宗會長普淨上師之兩位高徒仁竹、妙蓮、及圓銘兩大師，亦同蒙皇上封爵，仁竹大師受封「總持摩訶尊」爵銜，華宗左副會長暨立化僧舍副主持職位，圓銘大師受封「總持摩訶尊」爵銜，華宗右副會長暨永福寺副住持職位，各僧信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特假座龍蓮寺舉行慶祝典禮。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十日出版

人生雜誌 第十一卷 第一期

發行人：東
編：性
理：鍾
時
明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編輯部：臺北市中正路一六七五號

外國分社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楊
美國：知
檀香山：祖
承印者：榮泰印書館

本刊訂閱辦法：
一、訂閱全年壹幣參拾元（港幣十二元、菲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劃撥帳號為「八二五五號」
本刊零售壹幣參元